困學紀聞注

困學紀聞二十卷宋王應麟撰應麟有周易鄭康成註已著錄是編乃其劄記考證之文凡說經八卷天道地理諸子二卷考史六卷評詩文三卷雜識一卷卷首有自序云幼承義方晚遇艱屯炳燭之明用志不分云云蓋成於入元之後也應麟博洽多聞在宋代罕其倫比雖淵源亦出朱子然書中辨正朱子語誤數條如論語注不合晝夜舍字之音孟子註曹交曹君之弟及謂大戴禮爲鄭康成註之類皆考證是非不相阿附不肯如元胡炳文諸人堅持門戶亦不

至如明楊愼陳耀文
國朝毛奇齡諸人肆相攻擊雖學問既深意氣自
平能知漢唐諸儒本本原原具有根柢未可妄
詆以空言又知洛閩諸儒亦非全無心得未可
概視爲弇陋故能兼收併取絕無黨同伐異之
私所考率切實可據良有由也元時嘗有刻本
牟應龍袁桷各爲之序卷端題語俱稱慕應麟
手書藏弆之家以爲珍笈此本乃
國朝閻若璩何焯所校各有詳註多足與應麟之
說相發明今仍從刊本附於各條之下以相參
證若璩考證之功十倍於焯然若璩不薄觀應

麟焯則動以詞科之學輕相訶厲考應麟博極
羣書著述至六百餘卷焯所聞見恐未能窺其
津涯未免輕於立論是即不及若璩之一徵以
其拾遺補鏬一知半解亦或可採故仍並存之
不加芟薙焉

困學紀聞原序

宋咸淳間厚齋先生尚書王公以博學雄文擢詞科兩制訓辭爾雅深厚歎而服者皆曰非先生莫能作奇傳異書蹟微隱奧疑而問者皆曰非先生不能知晩歲飛遯未嘗一日去書不觀頗聞著述甚富恨未之見也忽其子昌世（閻按宋德祐丙子昌世甫十歲則此時年五十六）書來曰吾父平生書最多惟困學紀聞尤切於爲學者今以其書視子幸爲序所以作之之意寘諸篇端蓋九經諸子之旨趣歷代史傳之事要制度名物之原委以至宗工鉅儒之詩文議論皆後學所當知者公作爲是書各以類聚考訂評論皆出己意發前人之所未發辭

約而明理融而達該邃淵綜非讀書萬卷何以能之連日夜披閱目力爲瘁不意垂譴之年獲覩希世之珍序引固非晩陋所敢當然先祖光祿（閣按元史牟應龍傳祖子才仕宋贈光祿大夫謚清忠）與公之父吏部（閣按宋史王應麟傳父撝會知婺州民稱爲清白太守）同年進士（閣按宋史牟子才傳嘉定十六年進士則撝亦癸未年登第）先父大理（閣按牟應龍傳父巘爲大理少卿）與公同朝者三相得益歡事分之厚不啻它人況昭父閉門讀父書求已志又予所深敬者是用承命而不辭託名於不朽焉觀者毋以爲僭至治二年秋八月壬辰隆山（閣按牟應龍傳先世蜀之井研人後徙居吳興學者因其所自號曰隆山先生）牟應龍謹識

全云按深寧先生曾祖安道武經大夫保信軍承宣使始自浚儀定居於鄞蓋扈從南渡者也祖晞亮朝散大夫父撝嘉定癸未進士朝請大夫尚書吏部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弟應鳳同日生亦登宏詞科太常博士子昌世字昭甫以任受承務郎階未及受官國亡昌世子

厚孫字遂初亦有學行嘗爲教官次寧孫又云貢文獻公作昭甫墓誌述其
辭徵辟之言曰士之大節嗣守爲難願讀父書求已志以畢此生不願乎外
又云昌世卒於泰定四年年六十一閻氏以爲是年五十六歲者是也是
書雕成於泰定二年昌世旋卒

世之爲學非止於辭章而已也不明乎理曷能以窮夫道德性命之蘊理至而辭不達玆其爲害也大矣是故先儒有憂之且夫子之言有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其品節備具見於禮之經解夫事不燭不足以盡天下之智物不窮不足以推天下之用考於史冊求其精粗得失之要非卓然有識者不能也若是其殆得之矣在易之居業則曰修辭立誠而畜德懿德必在乎聞見之廣旁曲通譬是則經史之外立凡舉例屈指不能以遽盡也揚雄氏作法言其亦有取夫是後千餘年禮部尚書王先生出知濂洛之學淑于吾徒之功至溥然簡便日趨偷薄固陋瞠目拱手

面牆背芒滔滔相承恬不以爲恥於是發劉學紀聞二十卷具案具字闕本誤作其訓以警原其旨要揚雄氏之志也先生年未五十諸經皆有說晚歲悉焚棄而獨成是書其語淵奧精實非紬繹玩味不能解下世三十年閻按王應麟傳後二十年卒則卒當於元成宗元貞二年丙申下至泰定二年乙丑整三十年 方同序小學紺珠在元大德戊子自稱同年七十四公長同六歲是王氏生於嘉定十四年辛巳肅政司副使燕山馬速忽公僉事保定孫公偁濟川分治慶元振興儒學始命入梓桷遊公門最久官翰苑時欲悉以所著書進于朝廷因循不果今也二公謂桷知先生事最詳俾首爲序牖書作書之本旨亦以厲夫後之學者先生諱應麟字伯厚自號深寧居士泰定二年冬十月門人翰林侍講學士

奉政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袁桷敘 閻按元史袁桷傳至治元年遷侍講學士泰定初辭歸四年卒年六十一謚文清按此蓋作於罷元歸家居時

何云袁公於學蓋無所得者以法言況此書亦不類 全云清容絕不知學其爲史靜清作墓志竟不言其紹朱子之統其論東發先生亦但稱其清節而已今其集中亦有說經文字則袁點其國隨耳其實清容依附正獻正肅以爲先塾又受業深寧門下而以爲昵得登靜清之堂乃憒然於此可惜也

○元圻案錢氏大昕潛研堂集王厚齋生卒年月考云閻說厚齋生於辛巳歲卒於丙申歲年七十有六今考延祐四明志人物傳厚齋年七十四而陳本堂祭厚齋文首稱柔兆涒灘之歲孟冬甲辰其文亦云余八十三公七十四則厚齋卒於元貞丙申年七十四信矣推其生年當在嘉定十六年癸未非辛巳歲也本堂祭文又有季夏聞訃之語則厚齋之卒在是年六月

袁清容挽伯厚先生詩云秋水孕雙蓮英英吐異芬詞章納雲夢禮樂訂河汾丹詔三軍泣清名四海聞西峯傾落日乘鶴叩蒼雲 晚歲艱難意衡門老病身蜀山迷望帝楚澤痛靈均皮弁終辭召深衣晚任眞蓋棺今已定千載有遺民 燕說羅生濫齊諧學究輕微言空有意獨拍已無聲墨澤雜林貴青氈虎觀榮新銘前進士幽抱付誰明 再世登龍舊淵源可再窺西山遺正緒東澗結冥知腹笥名空在詹梨壽竟違重歌委薄命寒泪滴塵幃

康熙戊午己未間家大人應博學鴻詞之薦入都
時宇內名彥麟集而家大人以博物洽聞精於考
據經史獨爲諸君所推重過從質疑殆無虛日或
有問說部書最便觀者誰第一家大人曰其宋王
尚書困學紀聞乎近常熟顧仲恭以演繁露並稱
非其倫也由是海內始知尊尚此書其後家大人
返里門遠近從游者各以此書來請丹黃大人皆
應之不厭然其本特萬歷間刻者不如詠家所藏
應元路本出尚書兩孫厚孫寧孫手最勝大人自
壯至老手自校讎不啻五六過訛者正之遺者補
之常謂詠曰苟無訛可正無遺可補天下之能事

畢矣雖古人撰著殊此亦難歲丁丑大人聞游江陰從一故家得斷爛鈔本以歸較多二十七條其辭簡而義精非倘書萬萬不能爲也又檢王子充序水經歷引尚書言有云江水東逕永安宮南五十一字刊本鈔本都失去因知子充當日所見本尤完善亟爲增入歎恍者累日其用心之勤如此詠以端憂多暇請鳩工授梓大人復自矻矻者彌月乃手之而喜曰續古人之慧命啟來學之博聞其在斯乎夫校定書籍故非易自劉向揚雄方稱此職世豈有其人哉要事求有據不敢憑臆以決亦可矣小子紀其緣起庶以正世之君子詠遂拜

而書之康熙三十七年歲在戊寅六月望日男詠

謹識

幼承義方晚遇囏屯

炳燭之明用志不分

困而學之庶自別于

下民開卷有得述爲

紀聞深寧叜識

右三十八字乃尚書親筆常熟毛瀨季扆以視徵君且曰盍摹勒諸卷首徵君欣然如其請蓋徵君曾孫遣人至鄞縣訪其裔孫求行狀墓銘神道

碑以補宋史列傳之畧不可得又欲繪其遺像亦不可得今存其手蹟猶前志也閣誦臨并記○元圻案全謝山宋尚書王伯厚先生畫像記云同學葛君巽亭爲予言鄞荚邨王氏有先生像亟喜往謁而觀之須眉倜儻端居不樂其當杜門謝客之際乎惜不令百詩見之也

困學紀聞三箋序

深寧先生文集百二十卷今世不可得見其存者玉海部帙最巨尚有附刻於玉海之後者十餘種而碎金所萃則爲困學紀聞顧其援引書籍奥博難以猝得其來歷太原閻徵君潛邱嘗爲之箋已而長洲何學士義門又補之斯二箋者

世宗憲皇帝居潛藩皆嘗充乙夜之覽近年祁門馬氏以閻本開雕而閻采何說以附之桐鄉汪氏又以何本開雕誠後學之津梁也潛邱詳於考索其於是書最所致意然筆舌冗漫不能抉其精要時挾偏乖之見如力攻古文尚書乃其平日得意之作顧何必

嘵嘵攙入此箋之內無乃不知所以裁之耶義門則簡核而欲高自標置晚年妄思論學遂謂是書尚不免詞科人習氣不知已之批尾家當尚有流露此箋未經洗滌者歲在辛酉予客江都萬寮無事取二本合訂之冗者刪僃而未盡者則申其說其未及攷索者補之而駮正其紕繆者又得三百餘條江西萬丈孺廬見之嗟賞以爲在二家之上予學殖荒落豈敢與先輩爭入室操戈之勝況莫爲之前予亦未能成此箋也胡身之謂小顏釋班史彈射數十家無完膚而三劉所以正小顏者正復不少是書雖經三箋然闕如者尙多有之又安知海內博物君子不有如三

劉者乎予日望之矣乾隆壬戌二月旣望後學全祖望撰

困學紀聞注序

姚江翁太常鳳西先生性嗜學不勌而於宋王厚齋尚書困學紀聞尤篤好之嘗輯閻何全諸家之說益以己所心得爲之注自通籍以至膴仕敷政之暇丹槧未嘗一日去手歸田後復與同鄉老宿往復商訂始付諸梓爲文凡八十五萬言可謂集大成矣敬弱歲亦嘗留意是編家貧既鮮藏書又厚齋所讀書今多不傳其所稱述之人非皆有專傳專集可以按錄稽者蓄疑於心積數十年無所質正得觀先生書而嚮之蓄疑不決者乃渙然冰釋砉然理解也卷帙既富竟月讀始一周其淹貫成一家言則李善之注文

選也其疏證之旁見側出足與原書相輔而行則裴松之之注三國志也凡厚齋所引之書與其人靡不觸類引伸核其本文詳其貫履於書之已佚姓氏之就湮者則博采墜簡零篇力索冥搜期於必獲於諸說之不全不備踳駁抵牾者則下己意補之正之辭旨和平不務攻擊是眞能爲厚齋之學者也是眞能讀厚齋所讀之書者也厚齋之書由博而約擇之精著書之體宜然也先生之書由約而博語之詳注書之體宜然也厚齋積數十年之功成是書以括槪後人先生積數十年之功注是書以表章絕學豈直是書功臣卽謂厚齋復生可也徵謭陋何足以知先生

惟是嚮所蓄疑藉以解釋師資在是難已於言用敢附名青雲以誌向往之意云道光六年秋七月朔日錢塘胡敬謹序

敘

古人學古入官而入官之後仍不忘學仕優則學尚矣顧有儒林之學有文苑之學一則主乎理學經術一則主乎詞章典故學之者宜何從然窮其源流究其義蘊二者非竟判然也鳳西先生敭歷中外垂四十年宦轍所蒞宣上德抒下情而暇則說禮樂而敦詩書仍儒者風購書至萬餘卷卿雲輪囷覆護其上燕寢公餘手卷不釋而其生平所最注意者則尤在王氏困學紀聞一書王氏蓋得朱門眞氏之淵源者也是書非博物君子不能作亦非博物君子不能注况注於三箋及萬氏集證後也迺博覽羣籍見於是

書有足證明闡發者輒手錄爲之條分件繫如肉貫弗約計各門增輯無慮二千餘條其用功專且久而所得若是是豈疏闊夫政事而與經生爭衡哉唯其優也又嘗借其書而覩之讀一書則如讀無數未見之書通一義則足通無數未聞之義前人以儒林而兼文苑後人以文苑而追儒林其有功於先哲而餉遺乎士林也豈徒爲文藝家所取資饜飫枵腹組織華蟲已耶鳳西以經術飾吏治所至政舉而民不擾本乎才而實恃乎學也因優而學因學而仕愈優也庶幾古之才全而學純者歟是用諗乎世之學而仕者道光五年八月望日姻愚弟黃徵乂敘

王厚齋先生紀聞一書蓋晚年所著也先生博極羣書入元後寓居甬上足跡不下樓者幾三十年益沈潛先儒之說而貫通之於漢唐則取其核於兩宋則取其純不主一說不名一家而實集諸儒之大成顧徵引浩博猝難探其本源雖以閻潛邱何義門全謝山三先生之淵雅尚未盡詳其出處蓋由宋人著述不能盡傳故也元圻幼嗜此書通籍後備官禮曹嘗質疑於中表邵二雲先生先生教之曰閻何全之評注略舉大意引而不發子盍詳注之使覽者不必繙閱四庫書而瞭然於胸中乎余對曰此非盡讀厚齋所讀之書者不能也以元圻之淺陋曷足以任此先

生日予姑詳其所可詳其未詳者安知不有好學者更詳之乎余諾之而未敢必其成也丁未之冬揀發雲南從此移黔移楚未嘗不攜此書自隨偶有所得即細書於簡端顧行篋所貯卷帙無多兼簿書鮮暇不能專心從事然簡端已無餘地因另錄而編次之凡三易稿而仍多未盡庚辰四月改官京秩因得借書於收藏家稍有增補旋自京旋里訪正於蕭山王穀塍同年又詳數十條穀塍力勸付梓自念用心數十年不忍棄之敝簏因刻之存於家塾惜二雲先生墓木已拱不及刪其繁而補其缺以至於無遺憾也

道光五年春三月翁元圻自識於佚老之巢時年七

十有五

凡例

一是書有太原閻百詩先生長洲何義門先生鄞縣全謝山先生評注久已刊行卷中於閻氏全氏語皆全錄何氏注有與閻氏同者則存閻而刪何以省煩瀆

一閻注標閻按何注標何云從其舊也全注則於首一條標三箋本全云以後所云全氏皆三箋所載也其全氏另有所釋而不載於三箋者另標出處以清眉目

一三箋本兼載方朴山程易田方心醇屠繼序諸公之說雖不全錄亦標明姓氏

一近刻有黃岡萬氏集證卷中亦多採錄仍一一標明不敢掠美

一元圻自注見於句下者加案字以別之總注於後者加元圻案以別之仍於上加一○或於自注後更引他人之說者亦加○以別之

一徵引之書不能不刪節字句然有刪字無增字不敢妄竄古書也

一是書就正於同志如歸安葉中丞紹楏江西周孝廉邵蓮正定王刺史定柱上虞王孝廉煦間有論說亦一一附載仍標明姓氏

一元圻仲兄名元堂字緒昌號靜軒長余四歲幼從

之學嘗講授是書有所論說不幸困於場屋年僅四十四而卒今附載口授之語數則以識鴒原之感

南宋說部夥出，向推洪野處容齋隨筆、王
勉夫埜客叢書，及此書為最，而此尤傳於時。
蓋深寧所著玉海，幾與三通抗行，其隨時論見
則書載斯編，故所述皆元元本本，曾是私淑服之
詩又多貫串其說，以便學者。閻修何義門頗
以詞科家用之，故其書實利於應舉。業者
儒僅共以良亦賤此。余自十餘年前見而好之，時
惟得嘉定錢氏大昕校本，內僅載何注，又苦板
漫漶難讀，近聞有論識，後得姚翁方伯此
本，如獲寶人餘衣珠矣。今來京師，方伯曾孫
巳蘭農部以出是編見贈，因識之於此。李葆欽

困學紀聞注目錄

困學紀聞注卷一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易元圻案宋鄭剛中曰周易二篇四千二百七字　晁氏讀書附志曰石經周易十卷經註六篇六千八百四十四字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處憂患而求安平者其惟危懼乎故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元圻案震以恐致福乃宋張魏公紫巖易傳語見泰九三象辭　唐開元初禮部侍郎張廷珪上疏曰臣聞古有多難興王殷憂啟聖蓋皆以事危則志銳情迫則思深故能自下登高轉禍爲福云云其知易者乎

脩辭立其誠脩其內則爲誠脩其外則爲巧言易以辭爲重上繫終於默而成之養其誠也下繫終於六辭驗其誠不誠也辭非止言語今之文古所謂辭也三箋全云易以辭爲重語意微有病○元圻案宋呂成公東萊易說曰辭之所發實乎誠苟脩於外而不信於內此乃巧言令色　朱侏

氏震澤上易傳曰上繫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下繫終於六爻語默一也朱子答鞏甫曰修辭豈作文之謂哉設若盡如文言之本旨則猶恐此事在忠信進德之後而未可以遽及若如或者詩賦之所詠歎則恐其於乾乾夕惕之意又益遠而不相似也厚齋今文古辭之語似與朱子意未合疑龜山師友雅言迂叟有言今人所謂文古人所謂辭也古之所謂文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豈詞章之謂哉厚齋語實本於溫公

履霜戒於未然月幾望戒於將然易貴未然之防至於幾則危矣元邱葵邵子觀物外篇下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姤而不夬者也防乎其防邦家之光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　司馬溫公易說曰履霜堅冰君子擾惡於未芽杜禍於未萌　楊龜山易說曰月幾望以爲明者也望則與日敵故幾望則不可過

潛龍以不見成德管寧所以箴邴原也全身以待時杜襲所以戒繁欽也易曰括囊无咎无譽元邱葵三國志魏管寧傳注傅子曰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又杜襲傳襲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同郡繁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龍蟠幽藪待時鳳翔豈謂劉牧當爲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其與子絕矣　呂成

公史說曰處危亂之際正不可露圭角鄰原於干戈搶攘之匯乃一一欲以清議格之自然招禍此不如與時消息之理坤之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六四處危疑之地與六五無相得之義正當如囊之括其口更無一毫露出若有分毫露出只是招怨

貞者元之本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眥木也不茂原注見韓非解老可以發明貞固之說元圻案朱真西山大學衍義曰闔者闢之基貞者元之本　四庫全書目錄子部法家類韓子二十卷周韓非撰凡五十五篇其注不知何人作

乾初九復也潛龍勿用卽閉關之義坤初六姤也履霜堅冰至卽女壯之戒元圻案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乾初九注干寶曰陽在初九十一月之時自復來也又坤初六注干寶曰陰氣在初五月之時自姤來也　宋沈括夢溪筆談曰江南人鄭夬為一書談易其間一說曰乾坤大父母也姤復小父母也。邵子八卦正位圖曰乾坤大父母也故能生八卦姤復小父母也故能生六十四卦

淮南人間訓云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終日乾乾以

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惟有道者能行之案人閒訓云今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易曰潛龍勿用云云以陰陽言日夕易說所未及闓按君子終日乾乾爲句夕惕若爲句厲无咎爲句讀以下文言雖危无咎証驗句讀斷宜如此不意淮南子說讀屬聯上至王輔嗣猶然今朱子本義正之　何云以惕爲息最爲淺陋先儒所以不之取宏辭人說經徒欲誇多鬬靡耳　全云據首條云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亦非以惕爲息者特有取其陰陽日夕之說耳又云漢人皆以厲字連上無異讀者如張衡班固張衡文不一而足是必田何以來句法如此不止淮南也但朱子更定於義爲協方樸山云書有怵惕惟厲之句從厲字絕亦有說○元圻案下繫注日終日乾乾至於夕惕猶若厲也孔穎達正義曰夕惕者謂至向夕之時猶懷憂惕此卦九三所居之處實有危厲又文言云雖危无咎是實有危也據其上下文勢若字宜爲語辭諸儒並以若爲如如似有厲是實無厲也理恐未然蓋唐人已疑之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淮南子二十一卷漢淮南王劉安撰漢書藝文志雜家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師古注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今所存者二十一篇蓋內篇也

蔡澤謂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反者也亦善言易矣澤相秦數月

而歸相印非苟知之賈誼書容經篇云亢龍往而不能反故易曰有悔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易曰勿用龍之神也其惟蜚龍乎案下文云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吾故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全云

蔡澤安知易澤以傾危之口乘范睢之急而奪之位是其進不以正也居位無所建白是其存不以正也不過巧於自全未久即歸相印耳夷攷澤之生平蓋以蘇張之術始以黃老之術終然於蘇張則已黜於黃老則尙粗又云賈生潛龍入而不能出之說非也潛書其時爲之○元圻案史記蔡澤列傳澤說范睢引易曰亢龍有悔云云應侯因謝病免相昭王新悅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　漢書藝文志儒家賈誼五十八篇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類新書十卷漢賈誼撰崇文總目云本七十二篇劉向定爲五十八篇　深寧通鑑答問曰范睢鑒於穰侯主昏國衰亟思變計蔡澤倨見而不怒聞成功者去之言翻然謝事棄富貴如脫屣也澤也激辭諷說攘相印而得之然心邪而論正其自謀亦以爲睢謀也澤克踐其言纔數月而免歸見險能止居寵知退其全身非幸也蝂負而顚蝸升而枯彼鄙家聚斂者皆二蟲之無知張華李德裕之才猶失於不早退吾非取范蔡也觀此則深寧非竟許蔡澤以知易也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一崔憬曰君子韜光待時故曰勿用干寶曰此文王在羑里之爻也雖有聖明之德未被時用故曰勿用故全氏以賈生之言爲非

越絕引易進退存亡之言曰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幾得有喪之理 案見外傳計倪篇 陸宣公 收復河中後請罷兵狀 云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 下文云於吾勝鄢陵范燮祈死吳克勁越夫差敗殃 其語本此 元圻案宋吳侍珍珠船曰越絕書崇文總目云子貢撰或曰子胥撰陳氏書錄解題云不知撰人名氏其書雜記吳越事下至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蓋戰國後人所爲而後人又附益之者子按篇末敘則康創越絕者爲會稽袁康而潤色之者乃同郡吳平耳明田藝衡留青日札曰篇末敘云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是隱其姓與名也禹來東征死葬其疆文辭屬定自於邦賢是紀其地也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載記類越絕書十五卷漢袁康撰其友吳平同定按王充論衡按書篇曰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術之箴銘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所謂吳君高殆即平字所謂越紐錄殆即此書歟 唐房元齡諫征遼東表全用進有退之義三語見唐書不傳文苑英華載此表三有字俱作者字 紫巖易傳曰進有退之道存有亡之理得有喪之幾蓋亦取於越絕 唐書陸贄傳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貞元八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班宏判度支卒官帝用裴延齡贄上書極諫貶忠州別駕順宗立召還未至卒諡曰宣

坤之六五程子以爲羿莽媧武非常之變干寶之說曰柔居尊位若成昭之主周霍之臣也百官總己專斷萬機雖情體信順而貌近僭疑言必忠信行必篤敬然後可以取信於神明无尤於四海案干寶說見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坤六五爻注愚謂此說爲長元圻案伊川易傳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之戒而不盡言也宋邵博聞見後錄曰女媧不見於書果有煉石補天之事亦非幾也　周密曰伊川不滿宣仁故云爾毛伯沃易傳非之曰臣子於君父皆陰也羿莽是已何必以女媧武氏當之　晉書干寶傳寶字令升新蔡人平杜弢有功賜爵關內侯　朱竹垞經義攷干寶周易注隋志十卷佚今止存一卷鹽邑志林載之

乾坤之次屯曰建侯封建與天地並立一旅復夏共和存周封建之效也匹夫亡秦五胡覆晉郡縣之失也何云晉室八王搆兵非不封建也終收琅邪渡江之效則失中有得全云封建兼有得失郡縣亦然如唐以藩鎮而亡宋以削除藩鎮

而亦亡也典午封建之初原無先王之規制致其後日尋干戈而平吳以來遂蓋倒郡縣武備則天子之勢反弱此於封建郡縣直兩失之何說謬○元圻案皇甫謐帝王世紀帝羿有窮氏帝嚳以上世掌射正封於鉏及夏之衰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帝相徙於商邱依同姓諸侯斟尋羿不修民事而信寒浞浞殺羿𧅜有窮之號因羿之室生奡及豷使奡帥師滅斟灌斟尋殺夏帝相 哀公二年左傳后緡方娠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以收夏眾遂滅過戈復禹之績 史記周本紀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太子靜長於召公之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為宣王二相輔之諸侯復宗周 魯連子衞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厲王奔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 竹書呂氏春秋開春論共伯和修其行好仁賢而海內皆以來為稽矣紀年厲王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 馬氏繹史曰莊子稱共伯得乎共首亦指此也諸書多言共伯和史記獨言周召共政未知孰是 賈誼過秦論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一夫作難而七廟隳 史記陳涉世家勝雖已死其所置遣王侯將相竟亡秦 晉書載記前趙劉淵匈奴後趙石勒羯前燕慕容皝鮮卑前秦苻洪氐後秦姚萇羌為五胡 漢書地理志秦以周制微弱終為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為郡縣

古者君臣之際分嚴而情通上天下澤履其分嚴也山上有澤咸其情通也不嚴則為未濟之三陽失

位不通則爲否之天下無邦元圻案宋樓氏鑰攻媿集二十五論通下情疏曰臣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然天不以高爲貴而以下濟爲光明在易坤上乾下卦反爲泰其象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乾上坤下卦反爲否其象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此皆聖人之深意也故古之君子分甚嚴而道則同勢甚尊而情則通　又何坦西疇常言曰分嚴則尊卑貴賤不踰情通則是非利害易達

陰符經云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案此勝字與吉凶者貞勝者也勝字同義愚嘗讀易之臨曰剛浸而長遯曰浸而長也自臨而長爲泰自遯而長爲否浸者漸也聖人之戒深矣元圻案朱子語類天地間一陰一陽如環無端便是相勝的道理陰符經說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浸字最下得好天地不陡頓恁地陰陽勝、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陰符經一卷舊本題黃帝撰太公范蠡鬼谷子張良諸葛亮李筌六家注又考異一卷朱子撰陰符經出於唐李筌晁公武讀書志引黃庭堅跋定爲筌所僞託朱子亦以爲然、宋李氏椿爲吏部侍郎上書孝宗曰臨剛浸而長將泰之時也遯小浸而長將否之時也不言柔不與其長也

繫于苞桑三柔在下而戒之也繫于金柅一柔方進

而止之也元圻案否三陰在下姤一陰初生　否九五程傳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以循至於泰猶未離乎否也故有其亡之戒桑之為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聖人之戒深矣姤初六傳曰姤陰始生而將長之卦制之當於其微而未盛之時柅止車之物金為之堅強之至也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使不得進則陽剛貞正之道吉也

蒙之剛中二也占而求之曰初筮比之剛中五也占而從之曰原筮●元圻案宋游氏酢易說蒙之初筮者致一以有求比之原筮者再思以有擇

童蒙應於二之剛則吉養之早也童觀遠於五之剛則吝見之小也元圻案周易集解蒙彖辭注虞翻曰童蒙謂五又六五爻辭注虞翻曰艮為童蒙處貴承上有應於二動而成巽故吉　觀初六象辭王弼注失位處下最遠朝美无所鑒見故曰童觀處大觀之時而童觀趣順而已小人為之无可咎責君子為之鄙吝之道　楊龜山易說蒙以養正聖功也者正以蒙養之則六失赤子之心矣　程傳觀初六以陰柔之質居遠於陽是以觀見者淺近如童稚然故曰童觀

信君子者治之原隨之九五曰孚于嘉吉信小人者亂之機兌之九五曰孚于剝有厲元圻案漢書楚元王傳劉更生上封事曰正臣

進者治之表也正厄陷者亂之機也

鳴謙則吉鳴豫則凶鳴者心聲之發也未知獲戾于上下楊誥鳴謙者歟二三子亦姑謀樂哀公五年左傳鳴豫者歟元圻案謙六二釋傳二以柔居中是爲謙德積於中故發於外見於聲音顏色故曰鳴謙又豫初六傳初六以陰柔居下四豫之主也而應之是不中正之小人處豫而爲上所寵其志意滿極不勝其豫至發於聲音輕淺如是必至於凶也　呂東萊易說曰鳴謙是謙之發於聲音者也然而謙之鳴當觀其所發處其發也出於眞心則吉使其不出於眞心而發於聲音矣豫則有凶又曰鳴豫一爻備極小人之情狀小人一得意於上便志得意滿易傳輕淺兩字最好　楊誠齋易傳豫初六傳曰鳴謙則吉鳴豫則凶何謙可鳴也豫不可鳴也

柔而剛則能遷善剛而柔則能順理復之六三柔而不中勉爲初之剛而屢失故頻復巽之九三剛而不中勉爲初之柔而屢失故頻巽元圻案宋董用呂氏曰復之六三陷衆陰之中而未遠於陽不得已而求復故致於頻復巽之九三以陽居陽上於高亢而爲陰柔之所乘不得已而卑巽故至於頻巽

小畜上九月幾望則凶陰亢陽也案御纂周易折中引此條作陰疑陽也諸本作亢者誤幾讀爲尚不係於亢也歸妹六五月幾望則吉陰應陽也中孚六四月幾望則无咎陰從陽也曰幾者戒其將盈陰盈則陽消矣元圻案小畜上九程傳月望則與日敵矣幾望言其盈將敵也不已則將盛於陽而凶矣歸妹六五傳曰六五居尊下應於二　中孚六四朱子本義曰六四居陰得正位近於君爲月幾望之象馬匹謂初與己匹四乃絕之而上信於五故爲馬匹亡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也

同人之初曰出門隨之初曰出門謹於出門之初則不苟同不詭隨元圻案晉羊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其知出門之義乎

冥於豫而勉其有渝開遷善之門也冥於升而勉其不息回進善之機也元圻案豫上六程傳耽肆於豫昏迷而不知反故冥豫以成若能有渝則無可咎與人發此義所以勸遷善也故不言豫之凶專言渝之无咎又升上六傳求升不已之心有時而用於貞正而當不息之事則爲宜矣

大蹇朋來進君子之眞朋也渙其羣退小人之僞朋也原注泰言朋否言羣○元圻案歐陽公朋黨論曰小人之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

君子進而衆賢聚故復朋來无咎衆賢盛而君子安故解朋至斯孚君子之志行而小人之心服故豫勿疑朋盍簪

易言密雲不雨者二小畜終於既雨者陽之極爲陰也小過終於已亢者陰之極爲陽也原注畜極則通過極則亢○元圻案原注乃王弼注語

謹乃儉德惟懷永圖案愼作謹避孝宗諱故甘節吉盜言孔甘亂

是用餧小雅巧言故甘臨无攸利元圻案宋耿氏南仲曰節之九五以中正爲甘則吉臨之六三以不正爲甘則无攸利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故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故曰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元圻案賁初九象傳郭氏雍曰初九以賤自居舍車而徒所謂窮不失義者矣頤彖傳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朱子語類曰只是說君子之所養養浩然之氣模樣

召平董公四皓魯兩生之流士不以秦而賤也伏生浮邱伯之徒經不以秦而亡也萬石君之家俗不以秦而壞也剝之終曰碩果不食廖非陰之所能剝閩按召平有三此必指爲蕭相國客者但秦時封東陵侯非上也伏生下浮邱伯上宜增高堂生高堂生亦秦之博士　全云東郭先生梁石君盎公齊士也甘公楚士也孔甲田何毛亨高堂生顏芝皆秦人而能著書仕秦　又云此深寄有感於身世之言據袁清容集言深寄當元初皆爲俗

吏所窘其時甫上故公相家子弟皆不免於折辱惟杜門用壅而已久之始有稍稍致敬於深寧者會修學宮求深寧作記然深寧杜門如故也士不以秦賤經不以秦亡俗不以秦壞言雖非而心則病攻深寧序桃源世諸已有此數語○元祈案史記蕭相國世家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　漢書高帝紀董公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爲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　史記留侯世家上從擊布軍還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人者四人各言姓名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　後漢書鄭康成傳南山四皓注鬚眉皓白故言皓　史記叔孫通列傳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又儒林列傳伏生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集解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索隱紀年云字子賤　漢書楚元王傳楚元王交少時嘗與魯穆生

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注服虔曰浮邱伯秦時儒生

史記萬石列傳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溫奮長子建

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皆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　蜀天召平有三　一見史記齊悼惠王世家為齊相一見項羽本紀廣陵人為陳王徇廣陵　漢書儒林傳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下陽舉而虢亡左傳僖公二十五年虎牢城而鄭懼襄公二十九年西河失而魏蹙大峴度而燕危故曰設險以守其國狄患擾而民怨結宗藩弱而戚黨顓柄臣擅而宦寺恣寇叛平而方鎮强故曰思患而豫防之全云婁離守漢樂諸城而魏得平行入蜀梁武帝不守采石而臺城坐困周德威失榆關而契丹取營平金人過獨松而笑宋之無備一也○元圻案史記商君列傳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　晉書載記慕容超傳劉裕帥師將討之超引見羣臣議拒王師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超不從王師次東莞超遣步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王師度峴超懼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山東一穆陵關在青州府臨朐縣東南百有五里大峴山上一名破車峴其左右有長城書案二嶺峻狹僅容一軌故為齊南天險　周宣王服犬戎平淮夷

北代魏統南征蠻荆以成中興之功其後敗於姜氏之戎料民太原不納仲山甫之諫於是涇水竭父白駒黃鳥我行其野諸篇怨刺興矣　漢景帝時晁錯創削地之議卒致七國之叛誅夷削奪宗室日微至武帝時齊以有罪除趙兩衡山以謀反誅觀中山靖王聞樂之對知景武二帝之於一本亦少恩矣其後四姓驕侈於元鼎之間諸霍恣肆於元鳳之際至王氏顓政而漢祚中移感黨之禍烈焉　後漢和帝用鉤盾令鄭衆誅竇憲而宦官始封侯順帝以中黃門孫程等定策繼統誅閻顯而宦官侯者十九人桓帝以中常侍單超等誅梁冀而侯者五人至靈帝時中常侍曹節等擅殺三公張讓等劫遷太后漢遂以亡　唐代宗時成德李寶臣魏博田承嗣相衛薛嵩盧龍李懷仙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梁崇義李正己皆結爲昏姻互相表裏以至萬事姑息不能復制

復曰朋來所以致泰泰曰朋亡所以保泰　何云兩朋字異義○元圻案唐仲友帝王經世圖譜卷二復欲朋來慮其无助也泰欲朋亡慮其絕物也朋來所以爲泰朋亡所以保泰　蹇之朋亡與復之朋同義

陽大陰小而言陰陽闔而闢也朔先晦後而言晦朔終而始也　元圻案繫辭傳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彖傳曰終則有始天行也此復之所以次剝也此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

爾雅小畜謂之坎釋器大琴謂之離釋樂萬物之象無非

易也閎按又有嚮首謂之革庚謂之蠱和樂謂之節○元圻案閎注上二句釋器文下一句釋樂文

易之終始皆陽也始于乾之初九終于未濟之上九

易於蠱終則有始於剝消息盈虛於復反復其道皆

曰天行也然則無與於人事歟曰聖人以天自處

扶陽抑陰盡人事以回天運而天在我矣元圻案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天道之必至者也周公於泰之九三發以艱貞扶陽抑陰以天自處也于食有福則天運在我矣

言行可以欺於人而不可以欺於家故家人之象曰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元圻案東萊易說曰夫言之無物猶可以欺外至於在家之人則必究其實行之無常猶可以飾一時至於在家之久則必察矣

復之初即乾之元碩果不食則生矣復之所謂仁也

乾爲木果在春爲仁案此仁爲果中之仁發生也在冬爲幹歸

根也終而復始元圻案邵子曰木結實而種之又成是木而結是實木非舊木也此木之神不二也此實生生之理也元董真卿周易會通剝上九載邵氏曰果中有核實也核中有仁仁也仁則生矣此自剝而復也

張子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正蒙大易篇朱子謂聖人作易示人以吉凶言利貞不言利不貞言貞吉不言不貞吉言利禦寇不言利爲寇也全云爲君子謀亦正所以爲小人謀○元圻案正蒙大易篇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人及繫辭其爻必諭之以君子之義 左傳僖二十年南蒯之將叛也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卽張子不爲小人謀之意也 宋李氏衡周易義海撮要雜論守例云貞者皆專固之稱不可獨訓以正或專一固守而獲吉或不知通變不當固守之則凶 易言大貞凶者一貞凶者五貞厲者六貞吝者三或過非其時或處非其位本有致凶致厲致吝之道故雖貞亦然否之彖不利君子貞言君子道消也蠱九二不可貞以幹母之蠱當巽以入之不可堅貞也恒之六五貞夫子凶以柔乃婦人之德不可常也節彖不可貞爲節過苦傷於刻薄物所不堪也小過九四勿用永貞言當隨時之宜不可固守也 朱子語類曰易中亦有時而爲小人謀如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言小人當否之時能包承君子則吉 明章楓山懋曰易不爲小人謀若不

為之謀為小人之事爾小人而欲為君子易固未始不為之謀也

闢之前脩曰中庸誠敬自有乾坤卽具此理乾九二言龍德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坤言敬以直內元圻案魏鶴山簡州四先生祠堂記曰一日有請授於學官者曰伊洛之學以中庸為宗以誠敬為教者也僕聞之矍然曰吁自有乾坤卽具此理而謂伊洛云乎哉乾九二言龍德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坤六二言敬以直內然則中庸誠敬是乃天地自然之則古今至實之理帝王所以扶世立極聖賢所以明德新民無不由之者　朱氏震漢上易傳曰乾九二之動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者中之用也顏子擇乎中庸而勿失之夫子告之以爲邦九二君德故也　馮氏椅厚齋易學曰易者理學之宗而乾坤二卦又易學之宗也子思論子言誠者天之道先儒謂誠敬者聖學之源皆以於孔李氏舜臣曰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誠敬者乾坤之別也先儒誠敬之學起於此乾九二言仁坤六二言義仁義者陰陽之辨也先儒論仁義之用取諸此三說皆在鶴山之前

復以自知必自知然後見天地之心有不善未嘗不知自知之明也元圻案周易集解虞翻曰有不善未嘗不知故自知也　朱子語類曰今人只知知之未嘗復行爲難不

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知之至故未嘗復行他人復行知之不至也程伊川曰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

致命遂志命可致而志不可奪案此何安語見周易義海撮要行法俟命

命可俟而法不可變

下學而上達故大畜上九何天之衢亨

魏相以易相漢能上陰陽之奏而不能防戚宦之萌不知繫于金柅之戒也匡衡以詩相漢能陳關雎之義而不能止奄寺之惡不知昏椓靡共之戒也經術雖明奚益焉方樸山云以魏相與匡衡竝論可云不膠者卓矣　全云魏相與匡衡不同科魏相有得有失至附和奄黨之匡衡則無足道矣然魏相原未能以易相漢○元圻案漢書魏相傳相字弱翁少學易宣帝即位徵相入為大司農於是韋賢以老病免相代為丞相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位月令奏之戚宦蓋指許霍宏恭石顯之屬又匡衡傳衡字稚圭好學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建昭三年代韋元成為丞相成帝即位衡上書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

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云云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元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　楊誠齋易說曰繫于金柅蓋於未壯而止之使勿行也　詩召旻毛傳椓天椓也箋昏椓皆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椓椓毀其陰者也王逵賢者而近任刑奄之人無肯共其職事者

五陽之盛而一陰生謂天風姤是以聖人謹於微齊桓公七年始霸十四年陳完奔齊亡齊者已至矣漢宣帝甘露三年匈奴來朝而王政君已在太子宮唐太宗以武德丙戌即位而武氏已生於前二年我藝祖受命之二年女眞來貢而宣和之禍乃作於女眞張芸叟曰易者極深而研幾當潛而勿用之時必知有亢當履霜之時必知有戰閻按劉元城嘗之夏至日與門人論陰陽消長之理以爲物禁太盛者衰之始也門人因曰漢宣帝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稽侯狦來朝此漢極盛時也是年王政君得幸於皇太子生帝驁於甲觀畫堂爲世嫡皇孫爲新室代漢之兆此正夏至生一陰之時元城曰然王氏此條純從劉元城論來○元圻案馬永卿元城語錄先生曰今日夏至僕對曰

然先生曰天道遠矣六陽至此而極萬物繁鮮可謂盛矣然一陰已生於九地之下他日天道沍寒肅殺萬物盡從今日始正如齊自太公以來無盛於桓公之時桓公七年始霸而會諸侯於十四年陳公子完來奔是年歲在己酉而不知有齊國者由此人也又經三己酉至齊簡公之四年歲在庚申田常弑其君遂專齊國後二年楚滅陳自己酉至庚申一百九十三年其事洽驗侯因對曰某觀漢宣帝時事正與先生之言合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稽侯狦來朝此漢極盛時也是年王政君得幸於皇太子生成帝於甲觀畫室為世適皇孫此新室代漢之兆也豈不如夏至一陰生之類乎先生曰是則然矣然漢再受命已見於景帝生長沙定王發之時則其朕兆固已久矣

容齋隨筆十五秦始皇并六國一天下東游會稽度浙江悠然謂子孫帝王萬世之固不知項羽已縱觀其傍劉季起喟然之歎於咸陽矣曹操芟夷羣雄遂定海內日夜窺伺漢鼎不知司馬懿已入幕府矣梁武帝殺東昏侯發齊祚而侯景以是年生於漠北唐太宗殺建成元吉遂登天位而武氏已生於并州宣宗之世無故而復河隴戎狄既衰藩鎮順命而朱溫生矣是豈智力謀慮所可為哉　魯莊公九年齊桓公立左傳莊公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莊公二十二年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齊侯使敬仲為卿　漢書孝元皇后傳皇太子所愛幸史良娣病且死太子悲恚發病忽忽不樂久之宣帝乃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政君與在其中見丙殿得御幸有身甘露三年生成帝為世適皇孫元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成皇帝尊皇后為皇太后以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案鳳是政君同母弟王氏之盛自鳳始　通鑑唐紀太宗貞觀十一年十一月上幸懷州還故荊州都督武士彠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宮為才人案武氏生於武德七年甲申

太宗以丙戌即位至十一年丁酉入宮正十四歲是生於即位之前二年也　宋李氏燾續通鑑長編二太祖建隆二年八月辛亥女眞國遣渤海首領

貢名馬　晉以太康元年平吳前一年劉淵爲左部帥、張芸叟名舜民自號浮休居士又號矴齋邠州人中進士第坐元祐黨籍謫商州復集賢殿修撰事跡具宋史本傳所著筆記名畫墁錄詩文名畫墁集　通考載畫墁集一百卷奏議十卷久已散佚　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中蒐輯僅得八卷內七八兩卷則郴行錄也其詩文蓋十不存一此條所引語不見今集

易言積善曰家大學言興仁興讓曰家家可以不正乎

世之治也君子以直勝小人之邪易曰田獲三狐得黃矢世之亂也小人以狡勝君子之介詩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羅元圻案東萊易說曰解之爲卦有四陰六五一爻是君位其餘三爻皆是小人今田獲三狐是盡去其三小人小人盡去則中直之道得　逸齋詩補傳曰兔狡而難取雉介而易獲兔則爰爰而自得雉則憂網羅之多君子不樂其生自此於雉也

易者象也木上有水爲井以木巽火爲鼎上止下動

爲頤頤中有物爲噬嗑小過有飛鳥之象焉餘卦

可以類求王輔嗣忘象之說蒙莊緒餘爾 元斯案王弼周易略例明

象曰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於意而存象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於象而存言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 宋王氏炎讀易筆記自序曰王弼棄象不論後人宗其說之簡且便也故漢儒之學盡廢而弼注獨行然木上有水爲井以木巽火爲鼎上止下動爲頤頤中有物爲噬嗑此四卦雖弼不能削去其象也弼之言曰筌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象之筌也象者意之蹄也捨筌蹄無以得魚兔則捨象求意弼亦自知其不可而猥曰義苟在健何必乾始爲馬類苟在順何必坤始爲牛是未得魚兔先棄筌蹄之說也 宋郭氏雍傳家易說自序曰易之爲書其道其詞皆由象出未有忘象而知易者 莊子外物篇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又讓王篇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 三國志魏鍾會傳初會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注易及老子注 弼字輔嗣

左傳疏引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

長見消息朱子發全云漢上先生朱震以爲鄭康成之語案漢上易傳引之謂是鄭六藝論之文羅泌路史後紀注亦云愚謂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見於易緯通卦驗漢儒皆謂之易則此所謂易云者蓋緯書也何云差之豪釐謬以千里見於董子之論在緯書未作以前即經解亦非哀平以後書也　全云緯書萌芽於春秋戰國之間秦穆公趙簡子紀夢之類其始也降至始皇之際則有亡秦者胡之說故隋志云漢儒習於緯書惟孔安國毛公王璜諸人以爲妖妄然則實至哀平之際始出乎張衡謂劉向校七畧尚無讖緯不知此係秘學不在羣書之列○元圻案左傳定公四年正義曰古者一字與二字而爲一言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云云乾坤離是一字亦下出日乃得言之故謂之一言今則一字爲一言三字以上爲一句大戴禮禮察篇保傅篇小戴記經解賈子胎教雜事太史公自序說苑建本篇漢書東方朔傳皆引易曰正其本三句其文小有異同惟文選任彥昇竟陵文宣王行狀驗受一謬差以千里句李善注引乾鑿度文與此條所引正同　後漢書王充王符仲長統傳論注引差以毫釐失之千里亦云易緯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易類漢上易十一卷叢說一卷翰林學士荊門朱震子發撰

鄭康成詩箋多改字其注易亦然如包蒙謂包當作

虍文也（案今本鄭注兩包字俱作苞） 泰包荒謂荒讀爲康虛也 大畜豶豕之牙謂牙讀爲互（鄭注互作㸦） 大過枯楊生荑謂枯音姑无姑山榆（鄭注謂木更生謂山榆之實） 晉錫馬蕃庶讀爲藩遮謂蕃遮禽也（以上俱見陸氏經典釋文 國朝惠氏棟九經古義曰管子侈靡篇云六畜遮育五穀遮熟則蕃遮猶蕃育也） 解百果草木皆甲宅皆讀如解（閻按王氏集鄭注周易云解皆讀如人倦之解）解謂坼呼皮曰甲根曰宅（見文選蜀都賦注 九經古義曰古文宅作𡉏與坼相似故誤作坼馬鄭皆從古文非改坼爲宅也 又引釋文云馬陸坼作宅云根也） 困劓刖當爲倪仉（釋文荀王肅本劓刖作臲卼云不安貌 鄭云當爲倪仉） 萃一握爲笑握讀爲夫三爲屋之屋（此條當在困劓刖之前夫三爲屋周禮小司徒攷夫屋註文） 繫辭道濟天下道當作導言天下之至賾賾當爲動說卦爲乾卦乾當爲幹（以上具見釋文） 其說多鑿鄭學今亡傳釋文及正義間見之 元坼

案鄭注周易異字俱見於序篇所輯鄭注中其序篇所遺而惠氏棟所增輯者附錄於此也君子以經論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蒙擊蒙鄭作繫蒙師王三錫命鄭作賜命以上俱見釋文小畜親履考祥晁氏會通引鄭注云履道之終考正詳備豐月中則昃昃作厢見公羊疏麗澤兌麗作離云猶併也小過已上也上作尚云庶幾也說卦震爲龍龍讀爲尨取日出時色雜也見漢上易巽爲繩直爲工工作墨俱見晁氏兌爲羊羊作陽云此陽謂養无家女行賃炊爨也今時有之賤於妾也見漢上易晁氏同　小雅賓之初筵酌彼康爵箋云康虛也大雅召旻我居圉卒荒箋云荒虛也是康荒二字皆有虛義不知鄭何以於包荒獨改讀爲康

書序（漢孔安國作）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而賈逵以爲八王之法張平子以爲周禮八議之刑索空也空設之（全云尚書正義以九邱爲周禮九數亦類此）唯馬融以爲八卦杜預但云古書名蓋孔安國書序猶未行也愚按國語史伯曰平八索以成人韋昭注謂八體以應八卦也（全云八索亦未必是八體）謂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離爲目

兌爲口坎爲耳艮爲手此足以證孔馬之說 元圻案左傳昭公十二年正義曰孔安國尚書序云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賈逵云三墳三王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八王之法九丘九州亡國之戒延篤言張平子說三墳三禮禮爲大防爾雅曰墳大防也書曰誰能典朕三禮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五典五帝之常道也八索周禮八議之刑索空空設之九丘周禮之九刑丘空也亦空設之馬融說三墳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也五典五行也八索八卦九丘九州之數也此諸家者各以意言無正驗杜所不信故云皆古書名耳 孔安國漢書無傳儒林傳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遭巫蠱未立於學官 隋書經籍志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方興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立國學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張平子名衡南陽西鄂人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後漢書皆有傳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晉書有傳韋昭字宏嗣吳郡雲陽人三國志本傳昭作曜注云史爲晉諱改之

易正義云伏犧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 案見卷首論卦辭爻辭誰作 朱子本義謂繫辭本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于卦

爻之下者上繫下繫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彖卽文王所繫之辭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彖象上下傳者孔子釋經之辭也

案易正義曰周易繫辭凡有二說一說所以卦辭爻辭並是文王所作知者案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又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準此諸文伏犧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易歷三聖只謂此也故史遷云文王囚而演易卽是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鄭學之徒並依此說也二以爲驗爻辭多是文王後事案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爲王若爻辭是文王所制不應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旣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說者皆云西鄰謂文王東鄰謂紂文王之時紂尚南面豈容自言己德受福勝殷又欲抗君之國遂言東西相鄰而已又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謗亦得爲憂患也驗此諸說以爲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今依而用之又繫辭正義曰謂之繫辭者取繫屬之義聖人繫屬此辭於卦爻之下則上下二篇經辭是也夫子本作十翼申說上下二篇經文繫辭條貫義理別自爲卷總曰繫辭分爲上下二篇

愚按釋文云王肅本作

繫辭上傳訖於雜卦皆有傳字本義從之漢儒林傳敘云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王肅本是也何云揚子法言解難云伏犧氏之作易也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似與正義及朱子之說異顏師古儒林傳注亦云傳謂彖象繫辭文言說卦之屬○元圻案宋晁氏郡齋讀書志一周易正義十四卷唐國子祭酒孔穎達等撰序稱王弼之學獨冠古今以弼爲本采諸儒附益之又經典釋文三十卷唐陸德明撰釋易書詩三禮三傳孝經論語爾雅老莊類載古文及諸家同異德明蓋博極羣書也　三國志魏王肅傳肅字子雍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傳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

阮逸云易者人事皆舉案朱竹坨經義考引阮逸說東作王商周帝乙歸妹高宗伐鬼方箕子之明夷商事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王用亨于岐山周事也朱子發云革存乎湯武明夷存乎文王箕子復存乎顏氏之子故曰存乎其人見漢上易繫辭傳上朱文公語錄謂疑皆帝乙高宗箕子占得

此爻全云解存乎其人何頗附會○元圻案書錄解題經部易類易筌六卷太常丞建安阮逸天隱撰易筌今佚此條見宋李衡周易義海撮要泰六五

明夷之彖曰文王箕子者易洪範道統在焉用晦所以明道也象數相爲經緯皆演於商之季世全云用晦所以明道微有語病易爲小人籌曰○元圻案晦地象明日象用晦所以象地也外晦而內明所以象日也

桓譚新論云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夏易詳而商易簡未詳所據元圻案後漢書桓譚傳譚字君山沛國相人哀平間爲郎世祖即位拜議郎給事中著書言當世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　新論已佚此二語見太平御覽六百八經義考引之并以夏易詳而商易簡爲桓氏之言似誤

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原注呂氏春秋賁色不純也　何云何用蔓引○元圻案此條紀呂氏春秋愼行論壹行篇之文原注賁色不純也五字乃高誘注語　說苑反質篇孔

子卦得賁喟然仰而歎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葢一事而傳之者異

君爺劉氏上殿論用君子小人劄子云夬以五君子決一小人不曰小人道消而曰道憂蓋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然後小人之道不行若以五君子臨一小人徒能使之憂而已惟其有憂則將圖之無不至矣愚謂小人道消嘉祐是也小人道憂元祐是也全云劉一止字行簡○元圻案

宋王得臣麈史載李翔易詮云自古小人在上最爲難去盖得位得權而勢不能搖奪以四凶尙歷堯至舜而後能去㫁玩易之夬一陰在上五陽並進以剛決柔宜若易然然爻辭俱險而肆盖小人在上故繇辭曰剛長乃終是也與劉氏之說可以參看　嘉祐仁宗三十四年改元時文潞公富鄭公韓魏公同平章事趙清獻爲殿中侍御史包孝肅副樞密司馬溫公知諫院歐陽公參知政事衆正盈廷羣邪屏跡小人道消之象元祐哲宗初元魏鶴山奏疏曰哲宗踐阼崇慶垂簾於是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在相位呂大防韓維劉摯范純仁在政府鮮于侁孫覺蘇轍梁燾范祖禹朱光庭傅堯俞呂陶爲臺諫蘇軾在翰苑范百祿曾肇劉攽在詞掖而經筵講讀官則傅堯俞韓維范祖禹趙彥若崇政殿說書則程頤召而不至則范鎮也史官則陸佃黃

延堅自餘此類不可殫記又曰紹聖親政之後首相章惇擅以李清臣鄧溫伯蔡卞會布登二府而司馬以下諸賢死者追貶生者竄於是熙豐之政事盡復元祐之黨人皆黜　方司馬文正當國之日學京方假紹述之說以惑人主假朋黨之名以傾正人小人道長之象雖其有變剛斷之無不至矣此夬之彖辭所以有有厲之戒而姤之所以次夬也　呂成公己丑課程曰小畜九二牽復吉易傳云二五皆陽剛爲陰所畜俱欲上復陽之復其勢必強二以處中故雖強於進亦不至於剛元祐諸賢似當深體此義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苕溪集五十五卷宋劉一止撰一止字行簡湖州歸安人宣和三年進士紹興初召試除秘書省校書郎以敷文閣直學士致仕事蹟具宋史本傳

井之九三荊公解云求王明孔子所謂異乎人之求也君子之於君也以不求求之其於民也以不取取之其於天也以不禱禱之其於命也以不知知之井之道無求也以不求求之而已文意精妙諸儒所不及　何云是亦輔嗣清言之儔也　全云何氏以爲此特輔嗣清言之儔尚未盡其實荊公學術略具於此所謂以不求求之者卽其初年厲微不赴之術也以不取取之者卽其不加賦而國用足之說也以不禱禱之者一變而遂爲天變不足畏之妄談矣豈特清言也已哉又

云荆公作易解而不列於三經其後承其學者有取南仲龔原諸家然南軒頗有取於荆公之說　元圻案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一王介甫易義二十卷龔原注易二十卷耿南仲注易二十卷王介甫三經義皆頒學宫獨易解自謂少作未善不專以取士故紹聖後復有龔原耿南仲注易三書皆行於場屋　荆公易解今佚此條見易義海撮要

王輔嗣（復彖略注）以寂然至无爲復又（復大象注）云冬至陰之復夏至陽之復蘇子美辨其非（何云子美復辨一篇出于程子愚之前其聰明非尋常才士所及）謂先儒云至靜之中有動之端所以見天地之心與寂然至无之說異矣冬至陰之復蓋如周子（太極圖說）利貞誠之復就歸處言之荆公曰陽以進爲復初九是也陰以退爲復六二六三六四是也（元圻案王弼復彖傳注曰復者反本之謂也天地以本爲心者也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也然則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故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也復大象正義曰復爲反本靜爲動本冬至一陽生是陽動用而陰復於靜也夏至一陰生是陰動用而陽復於）

靜也　蘇子美復辯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王弼解云復者反本之謂天地以本爲心寂然至無是其本也故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矣予竊惑焉夫復也者以一陽始生而得名也彖曰剛反又曰剛長安得謂寂然至無耶安得謂動息耶象曰雷在地中雷者陽物也動物也今在地中則是有陽動之象也輔嗣昧舉卦之體乃以寂然至無爲復斯失之矣又云冬至陰之復夏至陽之復何冬夏陰陽之不辨耶　元胡氏一桂易本義附錄纂注引朱子語錄鄭見問程傳云先儒皆以靜見天地之心因舉王輔嗣寂然至无乃天地之心曰他說元是亂說若靜處說底不知下面一畫作甚麼又程子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動乃心之發處何故云天地之心曰此須就卦上看上坤下震坤是靜震是動十月純坤當貞之時萬物收斂寂然無蹤跡到此一陽復生便是動然不直下動了却云動之端端又從此起雖動而物未生未到大動處凡發生萬物都從這裏起豈不是天地之心　荆公說見周易義海撮要復六二　蘇子美名舜欽參知政事易簡之孫舉進士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宋史有傳歐陽公序其集曰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

薛氏曰易以初爻爲七日者舉前卦而云也復之七日來復震既濟之七日得皆舉初爻　元圻案此薛溫其之說也見易義海撮要震六二　朱竹垞經義考曰薛氏溫其易義散見周易義海其釋皆引唐事以爲之證當屬宋初人

葉少蘊謂凡易見於有爲者皆言用用之者何體也

而易不以體對用故別而論之曰易無體晁景迂

曰體用本乎釋氏閻按景迂名說之即後所云晁以道也　全云李二曲嘗暢此論○元圻案溧陽周孝廉柄中書李中孚答顧寧人論體用二字書後曰李中孚集中有答顧亭林三書謂體用二字出於佛經亭林遺書辨之云易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又曰顯諸仁藏諸用此天地之體用也記曰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又曰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又曰無體之禮上下和同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此人事之體用也經傳之文言體用者多矣未有對舉爲言者爾彼之稱我非我藉彼不得援儒而入于墨李答書云經傳之文拈體或不及用語用則遺夫體初未嘗兼舉並稱如內外本末形影之不相離有之實自佛書盧惠能始其解金剛經以爲金者性之體剛者性之用又見於所說法寶壇經既而禪宗咸主其說雖以吾儒賢者亦習見習聞藉以立論解書不復察其淵源所自矣又云體用二字相連並稱不但六經之所未有即十三經註疏亦未有也以之解經作傳始於朱子一見於未發節再見於費隱一貫忠恕章其文集語類所載尤不一而足又云朱子弱冠未受學延平時嘗從僧謙開善遊以故蚤聞其說愚按體用本乎釋氏晁以道已有此言而未明指其所本今李氏云爾不知易曰乾元亨利貞孔疏天者定體之名乾者體用之稱故說卦云乾健也言天之體以健爲用繫辭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韓康伯注聖人雖體道以爲用不能全无以爲體此非體用兼舉見於注疏者

乎孔疏姑置勿論康伯晉人在惠能之前自注惠能初唐人是體用本出儒書彼之竊我信有徵已以之解經亦不始於朱子二程遺書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此明道之言也又云忠恕一以貫之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又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又云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既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義此伊川之言也至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則見伊川易傳序中伊川生平不看雜書大儒立言闡道固不必有所本即云有本亦不於易注驗非本於其所不讀之佛書伊川之學三傳而爲李延平延平與其友羅博文書云元晦潛心於學今漸能融釋于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于此灑然則體用合矣是延平教人亦標此二字朱子近師延平遠宗伊洛全體大用提唱發揮可以知其淵源所自矣今不考易注之文以爲出于惠能又不考程子之言以爲闢之謙闢善亭林雖再三往復而引據未詳其說卒詘而不得伸余病其張異學之幟而滋後世之疑也是以推而論之・厚齋此條引葉晁之說而未有折衷蓋未信以爲然也孫慶壬申在黔於狄觀察夢松處得見周鷟齋此說因詳錄之以補厚齋未申之旨　葉夢得字少蘊吳縣人清臣之孫紹聖四年進士高宗朝除尚書右丞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行宮留守居吳與弁山自號石林居士　經義考引晁氏世譜曰說之一字伯以元豐五年進士累官徽猷閣待制生平慕司馬公之爲人自號景迂生　李二曲名顒字中孚盩厔人康熙己未薦舉鴻詞以年老不赴四十二年聖祖仁皇帝西巡召中孚入見中孚以衰老遣子慎言詣行在陳情以所著二曲集及反身錄奏進・御書操志高潔四字以獎之

利貞者性情也王輔嗣注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

程子顏子好學論性其情之語本此元圻案伊川顏子所好何學論曰覺者約其情始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時伊川始冠遊太學胡安定以是試諸生得此論大驚異之卽請相見遂以為學職　唐李翺之著復性書三篇其首篇曰性與情不相先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而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以復性名篇亦卽性其情之意

君子道盛小人自化故舜湯舉皐伊而不仁者遠案此朱子答陳文蔚語

玉泉喻氏全云名樗字子才龜山弟子云泰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化小人為君子也元圻案全氏經史問答曰此言似新而實戾經旨小人道消是化小人而為君子然則君子道消是化君子為小人也可以知其說之訛矣須知小人或可化而為君子君子必不化而為小人不如舊說之為妥　邵子觀物內篇曰唐堯之世非無小人也是難其為小人也故雖有四凶不敢肆其惡殷紂之世非無君子也是難其為君子故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　經義考喻氏樗易義今佚王圻曰樗符人建炎進士　同年蕭山王穀塍宗炎曰玉泉喻氏之說見程迥周易古占法二

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本義云郭璞洞林讀至彙字絕句下卦放此愚按正義曰以其彙者彙類也以類相從征吉者征行也上坤而順下應於乾已去則納故征行則吉亦以彙字絕句泰之征吉引其類以有爲否之貞吉絜其身以有待元圻案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彙類也初應四故拔茅茹以彙洞林正義蓋皆本於仲翔　晉書郭璞傳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　唐仲友帝王經世圖譜卷二泰不拔茅則君子无繼无以保泰否不拔茅則君子將盡於小人无以傾否拔茅於初九引其類而有爲故曰志在外也拔茅於初六愛其身以有待故曰志在君也

儉德避難朱子本義謂收斂其德不形於外之原注申屠蟠以全云原注是正文○元圻案後漢書申屠蟠傳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先是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爲擁篲先驅卒有阬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

罹薰禍蟜確然免於疑論

泰之三无往不復陽之極也而否將萌否之四有命无咎陽之復也而泰將至元圻案宋項氏安世周易玩辭曰泰雖極治以命亂而成否否雖極亂以有命而成泰

一許敬宗在文館唐爲武氏矣一楊畏居言路元祐爲紹聖矣嬴豕之孚左腹之入可不戒哉元圻案唐書姦臣傳許敬宗杭州新城人高宗即位復官爲宏文館學士帝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而敬宗陰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賸穫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　宋高斯得恥堂存槀經筵進講云楊畏一來元祐變爲紹聖　續通鑑綱目哲宗元祐八年楊畏上疏言神宗更立法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潤甫李清臣等行義各加品題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爲相帝深納之復惇惠卿官劉安世諫以爲不可出知成德軍呂大防范祖禹范純仁相繼罷斥紹聖元年鄧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武王之道以開紹述故改元紹聖　姤初六王弼注羸豕謂牝豕也羣豕之中豭彊而牝弱謂之

羸豕孚猶務躁也　程傳羸豕之孚其心在乎蹢躅蹢躅猶跳躍也陰微而在下可謂羸矣然其中心常在乎消陽也又明夷六四傳小人之事君未有由顯明以道合者也必以隱僻之道自結於上右當用故爲明顯之所在不當用故爲隱僻之所門由隱僻之道深入其君故云入于左腹　高宗之立武氏始於李世勣成於許敬宗元稹之爲紹聖始於楊畏成於鄧潤甫李許逢君之惡者也楊鄧長君之惡者也

家聲之隤隴西以爲愧城角之缺新平以爲恥清議所以維持風俗也清議廢風俗壞則有毀宗澤而譽張邦昌者有貶張浚而褒秦檜者觀民風設教居賢德善俗可不謹哉

闇按通鑑晉孝武帝太元九年初新平人殺其郡將秦王堅缺其城角以恥之新平民望深以爲病欲立忠義以雪之晉書載記文作酉病作慝則此新平以爲恥恥似當作慝蓄恥屬符堅慝屬新平人也新平今之邠州○元圻案史記李將軍列傳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善射愛士卒降匈奴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爲恥焉漢書司馬遷傳遷報任安書曰陵既生降隤其家聲　晉傅休奕舉清遠疏云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于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　宋劉時舉續編年資治通鑑一高宗建炎元年七月東京留守宗澤上表諫東南巡幸又請回鑾汴京不報澤每疏奏上以付中

書省黄潛善汪伯彥以爲狂　趙與旹賓退錄謂孫覿作吳玠集誌極論屈禮求金之是倡言復讐之非又作韓忠武墓誌極詆岳飛作万俟卨墓誌極表其殺飛一事尤顛倒悖謬　汪藻爲張邦昌雪罪表云孔子從佛肸之召本爲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蓋將誑楚　周紫芝太倉稊米集有高宗中興頌歸美秦檜稱爲元臣良弼張嵲紹興復古頌用意亦然　朱子張魏公行狀云棗臣王珽徐蔿輩有所彈劾語必及公謂公國賊必欲殺之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張邦昌僭位上書言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高宗即位陳興復大計金人聞其名常尊憚之稱爲宗爺爺汪黃輩譖澤懷異圖召拜門下侍郎憂憤疽發於背臨卒猶大呼過河者三謚忠簡　張邦昌東光人欽宗即位拜太宰力主和議京師陷邦昌受金人冊寶即僞位僭號大楚

齊德衰於召陵（閻按當作葵邱）晉志怠於蕭魚淮平而弁鎛用潞定而歸眞惑易曰日中則昃元曰月闕其摶不如開明于西（全云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已有寓而矜之意深寧之語不錯○元圻案召陵之會在僖公四年葵邱之會在僖公九年鄭康成謂葵邱之會桓德極而將衰　蕭魚之會在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晉而悼公受之　朱子通鑑綱目唐憲宗元和十二年十月李愬夜襲蔡州擒吳元濟淮西平上浸驕侈用度乏皇甫鎛鹽鐵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由是有寵十三年七月以皇甫鎛程异同平章事又武宗會昌四年八月澤潞邢洺三州降潞人聞之大懼郭誼與王協謀使人說劉稹以兵授誼束身歸朝稹許之誼遂殺稹遣使奉表降是年三月以

迺歸眞爲道門教授先生　太元中次六月闕其摶不如開明於西晉范甯注生明于西日以幾盛到上六幾闕于東方故不如開明于西也　漢書揚雄傳雄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

制官刑則具訓蒙士 伊訓 無彝酒則誥敎小子 酒誥 易曰童牛之梏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

龜靈而焦雉文而翳是以衣錦尙絅蘭薰而摧玉剛而折是以危行言孫此白賁素履所以无咎 元折案黃山谷詩龜以靈故焦雉以文故翳　藝文類聚顏延之祭屈原文蘭薰而摧玉縝則折

知止而後有定故觀身於艮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故觀心於復

惟進賢可以正君故公仲進牛畜欣越而歌者之明止孔明進攸之禕允而宮府之體一惟正己可以

格君故管仲有三歸不能諫六變之惑魏相因許伯不能遏宏石之惡泰曰拔茅漸曰進以正何云滿朝皆霍

氏之私人欲不因許伯得乎中書置自武帝不可以病弱翁也此等皆論只可任致堂輩不討論者爲之耳　全云欲發霍氏弑君之罪故因許伯此不甚爲弱翁病是也謂中書置自武帝則先朝故政猶不可廢乎弱翁因是賢相然不能防恭石之惡究爲美中之瑕○元年案史記趙世家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萬畝公仲曰諾不與番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公仲相趙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謂公仲曰歌者之田且止　三國志諸葛亮傳建興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侍中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　史記管晏列傳正義曰三歸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　僖公十七年左傳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漢書魏相傳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爲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　許伯名廣漢外戚傳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少時爲昌邑王郎從武帝上甘泉誤取它郎鞍以被其馬發覺吏劾從行而盜

死有詔募下蠶室後爲宦者丞　宏恭石顯宣帝時宦官注見前十一頁

宋薛士龍都堂審察劄子曰公仲進賢相也不以正義拂君之心而苟君善謀也乃以賢賢易君之慮公仲用人如己則保改過不吝賢矣哉　袁絜齋管仲器小論曰管仲輔管覇業八年而後成甚亦勤矣然功業甫定而其心侈然娶三姓女官事不攝臺門反坫用國君禮已爲奢淫若是又安能止其君之縱欲乎

乾文言曰寬以居之朱子謂心廣而道積程子易小畜傳曰止則聚矣呂成公謂心散則道不積充拓收斂當兩進其功元圻案朱子語類人之爲心不可迫促也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　張子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必寬以居之則吾之所以學聚問辨者常見其與心爲一矣　呂成公名祖謙字伯恭謚曰成

丹書敬義之訓夫子於坤六二文言發之孟子以集義爲本程子以居敬爲先案此二句亦南軒答李敬修語張宣公答李敬修書謂工夫並進相須而相成也元圻案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太公道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

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朱子答黃罃曰敬而無義則做出事來便錯了只義而無敬則無本何以爲義　龜山語錄曰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觀此則孟子程子非有二意　張宣公名栻字敬夫學者稱南軒先生諡曰宣

艮者限也限立而內外不越天命限之內也不可出人欲限之外也不可入郭沖晦云 闇按沖晦郭雍所賜號全云此條出白羊問答又云郭雍字子和父忠孝號兼山程子門人○元圻案宋史隱逸傳郭雍字子和其先洛陽人傳其父忠孝學居峽州放浪長楊山谷間號白雲先生乾道中旌召不起賜號沖晦處士後更封頤正先生　四庫全書總目載郭雍傳家易說十一卷與宋志合今聚珍版本無此一條郭子和又著卦辭旨要程義者引此條於卦辭旨要之下蓋原書已佚也　朱子語類吳伯豐問兼山所得於程門者云艮內外皆止是內止天理外止人欲又如門限然在外者不得入在內者不得出此意如何蓋兼山有是言而子和述之

小畜上 案上當作下諸本皆誤 體乾復上體坤乾坤相應故小畜初九復自道九二牽復吉與復六四中行獨復六五

敦復无悔義甚相類率復中不自失敦復中以自考二五皆得中故也澹庵云全云胡忠簡公銓字邦衡○元圻案書錄解題載澹庵易傳拾遺十卷大概宗主程氏而時出新意李泰發爲之序今經義考云佚而引此條於後蓋卽拾遺之說也　胡澹庵名銓廬陵人建炎二年進士抗疏詆和議謫吉陽軍孝宗卽位召還以資政殿學士致仕謚忠簡宋史有傳

同人于野公之大也艮其背止之至也皆見於彖明一卦之義也

里克之中立鄧析之兩可終於邪而已故隨之六二曰弗兼與也全云宋建中靖國之說所以致亂○元圻案程傳曰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二苟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晉語優施曰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　列子力命篇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

虛美薰心閻按路溫舒語秦亂之萌浮文妨要王褒之語晉衰之兆故

貲受之以剝元圻案漢書路溫舒傳上疏曰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　晉書謝安傳安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所宜

廉恥國之脈也廉恥泯則國從之是以楚瓦好賄郢城危晉盈求貨霸業衰秦賂譏牧遷為虜漢金閒增垓敗羽利之覆邦可畏哉大學之末七篇之始孟子所以正人心塞亂原也在益之屯曰莫益之或擊之萬氏集證曰晉盈當作晉寅左傳定公四年合諸侯於召陵荀寅求貨於蔡侯不得遂辭蔡侯晉由是失諸侯晉寅即謂荀寅也若欒盈乃欒黶之子欒盈荀躒之子荀盈均無求貨事○元圻案左傳定公三年蔡昭侯為兩珮與兩裘以如楚獻一珮一裘於昭王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霜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冬蔡侯吳子唐子伐楚五戰及郢子常即囊瓦之字　戰國策李牧數敗走秦軍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為反閒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趙王使趙葱及顏聚代將殺李牧史記李牧傳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遂滅趙　史記陳丞相世家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夫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閒項王為人意忌信

疑必內相誅漢王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縱反間於楚軍項王果意不信鍾離昧等亞夫乞骸骨歸　項羽本紀亞夫者范增也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又孟子列傳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程傳利者衆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夫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饜聖賢之深戒也上九以剛而求益之極衆人所共惡故无益之者而或擊之　余友上虞王汾原贈曰益震下巽上屯震下坎上益第六爻變爲益之屯則占本卦上六爻辭

翰音登于天無實之名也殷浩房琯以之 全云殷浩與房琯有別○元圻

案漢上易中孚上九傳曰巽爲雞鳥之類聲聞于天者鶴也雞無是實虛聲聞于上雖登于天須臾則盡其可長乎　晉書殷浩傳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也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三府辟皆不就于時擬之管葛朝廷欲遂蕩平關河以浩爲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兖青五州軍事既至許昌會張遇反謝尚又敗績浩還壽陽後復進軍次山桑而姚襄反浩懼棄輜重退保譙城史臣曰浩清徽雅量衆議攸歸及其入處國鈞未有嘉謀善政出總戎律惟聞蹙國喪師是知風流異貞固之才談論非奇正之要違方易任以致播遷悲夫　唐書房琯傳琯字次律河南人元宗狩蜀拜同平章事奉冊靈武見肅宗辭吐華暢帝爲改容琯既有重名帝傾意待之琯請自將平賊詔琯持節招討西京得自擇參佐次便橋遇賊陳濤斜大敗殺卒四萬

君子無斯須不學也黃霸之受尚書趙岐之注孟子

皆在患難顛沛中況優游暇豫之時乎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元圻案漢書循吏傳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爲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尙書夏侯勝傳勝霸旣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善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　後漢書趙岐傳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亡本土也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錄　趙岐孟子題辭曰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儒家惟有孟子閎遠微妙緼奧難見於是乃述已所聞證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旨分爲上下凡十四卷　李泰發以論和議忤秦檜謫嶺南自號讀易老人著讀易詳說書爲胡邦衡易解序曰昔遷貶之士率多怨懟感憤邦衡流落瘴鄉而玩意三書可謂困而不失其所亨非聞道者能之乎　後漢書崔駰傳駰子瑗巳事繫東都發干獄獄掾善爲禮瑗閒考訊時輒問以禮說其專心好學雖顛沛必如是

連山首艮艮萬物之所終始也八風始於不周卦氣始於中孚冬至爲歷元黃鍾爲律本北方終陰而始陽故謂之朔方太元紀日於牛宿紀氣於中首而以罔冥爲元艮之終始萬物也虞仲翔云萬物

成始乾甲成終坤癸艮東北是甲癸之間見周易集解沙隨程氏全云沙隨先生迥字可久云醫家難經爲百刻圖一歲陰陽升降會於立春一日陰陽昏曉會於艮時此說與易合又云北方之氣至陰而陽生焉彖曰習坎重險也於物爲龜爲蛇於方爲朔爲北於太元配罔與冥所以八純卦中獨冠以習

元圻案程沙隨周易古占法卷一乾坤六爻新圖說曰連山首艮歸藏首坤今乾初在艮位坤初在坤位三易無異致也夫明夷之謙初九變也左氏載卜楚邱之言以爲日一之日古人以寅配初其來尚矣醫家難經爲百刻圖云云　北方之氣至陰而陽生焉一條見周易古占法卷二　周禮春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註杜子春云連山宓戲疏曰連山易其卦以純艮爲首艮爲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易正義鄭康成云夏曰連山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　史記律書不周風居西北廣莫風居北方條風居東北明庶風居東方清明風居東南景風居南方涼風居西南閶闔風居西方　按易緯通卦驗春秋緯考異郵淮南天文訓地形訓白虎通劉熙釋名言八風皆先條風惟左傳隱五年正義引服虔說始不周風與史記同孔穎達易疏七日來復云易稽覽圖卦氣起中孚故離坎震兌各主一方

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別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
每日分爲八十分五日分爲四百分日之一又分爲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
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別各得七分每卦得六日七分也　易緯是類
謀曰冬至日在坎春分日在震夏至日在離秋分日在兌四正之卦卦有六
爻爻主一氣　漢上易載李溉卦氣圖坎初六冬至九二小寒六三大寒六
四立春九五雨水上六驚蟄中孚主蚯蚓結麋角解在冬至小寒之間　漢
書律歷志上黃帝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
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　春秋繁露陰陽終始天之道終而復始故北方
者天之所始終也　李巡曰萬物盡於北方蘇而復生故曰朔方　京房易
傳坎牛宿從位降戊子．太元八十一首第一首曰中范望注曰象中孚卦
中者冬至之節日起牛宿一度斗建子律應黃鍾夏之十一月萬物萌芽於
黃宮之中故首曰中．元文曰罔直蒙酋冥罔北方也冬也未有形也直東
方也春也質而未有文也蒙南方也夏也物之修長也皆可得而載也酋西
方也秋也物皆成象而就也有形則復於無形故曰冥范望注五者太元之
德萬物因以生長四方以名北爲萬物之終始故冥罔重也罔無冥昧也
司馬溫公說元曰易有元亨利貞元有罔直蒙酋冥　惠氏棟易漢學曰仲
翔之意艮木東北之卦而消於丙當在南方乾十五日也坤三十日也艮在
中亦乾坤皆八日甲東癸北故云艮東北甲癸之間　漢上易太元準易圖
說曰律歷之元始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孚其書本於夏后氏之連山而連山
則首艮所以首艮者八風始於不周實居西北之方七宿之次是爲東壁營
室東壁者辟生氣而東之營室者營陽氣而產之於辰爲亥於律爲應鍾於
時爲立冬此顓頊之歷所以首十月也漢巴郡洛下閎運算轉歷推步晷刻

以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而名節會察寒暑定清濁起五部建氣初分數然後陰陽離合之道行焉然洛下閎能知歷法而止揚子雲通敷衍達極陰陽之數不惟知其法而又知其意故太元之作與太初相應而兼該乎顓頊之歷發明連山之旨以準周易爲八十一卦王氏此條似取於朱子發之說　三國志吳虞翻傳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翻與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覩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　程沙隨睢陽人浙江通志稱爲寧陵人靖康之亂徙居餘姚著易章句十卷周易外編一卷古易考一卷古易占法一卷　書錄解題晉家數雜經二卷渤海秦越人撰漢志但有扁鵲內外經隋志始有難經唐志始題秦越人

日月爲易一奇一耦陰陽之象也王介甫詩說云彼曰七月九月此曰一之日二之日何也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何云此說精審有味朱子謂變月言日者是月之日也則詩人何必變其辭說與易臨至於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四月正陽也秀葽言月何也以言陰生也陰始於四月生於五月而於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也李子思

金云名舜臣云復剛長以日云者幸其至之速臨陽消以月云者幸其消之遲沙隨程氏云陽極於九而少陰生於八陰之義配月陰極於六而少陽復於七陽之義配日集證參同契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日月爲易剛柔相當說文秘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惠氏曰虞翻易注引參同契亦云字從日下月說文所謂秘書者參同契之類也○元圻案晁氏讀書志新經毛詩義二十卷熙寧中置經義局撰三經義皆本王安石說毛詩先命王雱訓其辭復命安石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以取士云　淮南時則訓孟夏之月螻蟈鳴高誘注四月陰氣始動於下故鳴　介甫詩義已佚散見於李黃毛詩集解中按七月篇黃寶夫曰先儒以一之日爲周正因謂周公以月記夏以日記周不知所謂日者特以一陽之復故以日言之豈謂周正乎其說與介甫合而不引介甫說何也　漢上易七日來復圖說王洙曰復初體震震居少陽其數七復則君子道長因慶之也慶在乎始其言速故稱日蓋用褚氏莊氏變月言日者欲見陽長欲速大同而小異李子思名舜臣隆州井研人宋史有傳書錄解題載其所著易本傳三十三卷經義考云已佚

一卦變六十四六十四卦變四千九十有六六爻不

變與六爻皆變者其別各六十有四一爻變與五爻變者其別各三百八十有四二爻變與四爻變者其別各九百有六十三爻變者其別一千二百有八十朱子發謂需利用恆者需之恆也蒙六五順以巽者蒙之觀也乾九四乾道乃革者乾之小畜也小畜之中又有離兌故曰革是謂天下之至變（案此漢上易需初九傳文）張眞父謂易無所不變蒙曰困蒙小畜曰復自道又曰牽復履曰夬履離曰履錯然歸妹曰跛能履泰曰帝乙歸妹臨曰咸臨咸曰執其隨艮曰不拯其隨噬嗑曰頤中有物睽曰厥宗噬膚損曰勿損益之又曰或益之夬曰壯于前趾又

曰壯于頄遯曰執之用黃牛之革鼎曰鼎耳革兌曰孚于剝未濟曰震用伐鬼方皆有卦變之象小畜以一陽爲復兌以一陰爲剝變之變者也六十有四相錯而不亂張文饒（全云名行成）謂臨之初二皆曰咸臨有咸象也咸之用在兌之說也履之九五曰夬履有夬象也夬與履乾兌相易之卦也（元圻案錢塘厲氏鶚宋詩紀事曰張賁字貢父號無隱居士蜀之益亭人慶元中知湖州除福建提刑四庫全書總目術數類宋張行成皇極經世索隱二卷觀物外篇衍義九卷易通變四十卷俱從永樂大典錄出行成字文饒臨邛人始末不甚可考玉海稱乾道二年六月以行成進易可採除直徽猷閣）

臨所謂八月其說有三一云自丑至申爲否一云自子至未爲遯一云自寅至酉爲觀本義兼取遯觀二說復所謂七日其說有三一謂卦氣起中孚六

日七分之後爲復一謂過坤六位至復爲七日一謂自五月姤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本義取自姤至復之說元圻案周易集解五案臨十二月卦也自建丑之月至建申之月凡歷八月則成否也 易正義曰臨爲建丑之月從建丑至於八月建申之時三陰既成三陽方退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八月有凶也 集解虞翻曰臨消於遯六月卦也於周爲八月故至于八月有凶又鄭康成曰臨自周二月用事訖其七月至八月而遯卦受之 易正義何氏云從建子陽生至建未爲八月朱子發曰王昭素胡旦從之 易正義褚氏云自建寅至建酉爲八月 朱子語錄問臨卦至于八月有兩說前說自復一陽之月至遯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後說自泰至觀觀二陽在上四陰在下與臨相反亦陰長陽消之時二說孰長先生曰前說是周正八月後說是夏正八月恐文王作卦辭時只用周正紀之未可知也 王弼注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正義曰易稽覽圖云卦氣起中孚故離坎震兌各主其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別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每卦得六日七分剝卦陽氣之盡在九月之末十月當純坤用事坤卦有六日七分坤卦之盡則復卦陽來是從剝盡至陽氣來復隔坤之一卦六日七分舉成數言之故輔嗣言凡七日也 易正義序康成以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 漢上易七日來復圖說曰兩漢諸儒皆用六日七分之說故孔穎達遂而明之又曰九月剝也有艮有旣濟有噬嗑

有大過凡五卦而後成坤十月坤卦也有未濟有蹇有頤有中孚凡五卦而後成復大綱而言則剝九月坤十月復十一月故京房曰剝復相去三十日別而言之復主冬至冬至中氣起於中孚自中孚之後七日而復故曰七日來復又曰以消息言之自立冬十月節至大雪十一月節坤至復卦凡歷七爻以卦氣言之自冬至十一月中氣卦氣起中孚至復卦凡歷七日衆孔疏似併二說爲一至朱子發乃分明厚齋蓋據以爲說、周易集解侯果曰五月天行至午陽復而陰生也十一月天行至子陰復而陽生也凡歷七月故曰七日來復　漢上易卦氣圖說先儒褚氏莊氏云五月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凡七月而云七日者欲見陽長須速故變月言日

易賁數傳正義云四月純陽陰在其中而靡草死十月純陰陽在其中而薺麥生漢和帝紀有司奏以爲夏至則微陰起靡草死可以決小事與月令不同張文饒曰陽雖生於子實兆於亥故十月薺麥生陰雖生於午實兆於巳故四月靡草死原注參同契二月榆死八月麥生○見卯酉刑德章：元圻案後漢書和帝紀注曰月令孟夏之月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臣賢案五月一陰爻生可以言微陰起今月令云孟夏乃是純

陽之月此言夏至與月令不同　董仲舒雨雹對曰建巳之月爲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由陰殺之也建亥之月爲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由陽升也其尤者葶藶死於盛夏款冬花於嚴冬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焰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

初六履霜陰始凝也見於魏文帝紀注太史丞許芝引易傳之言沙隨程氏朱文公皆從之 原注郭京本無初六字○元圻案項氏安世周易玩辭曰程子以此句堅冰二字爲衍文安世按魏書曹丕時許芝奏云易傳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則是時猶未有此二字明後人妄加也郭京徐氏本皆無此二字　讀書志周易舉正三卷唐郭京撰京嘗任蘇州司戶序稱京家藏王弼韓康伯手札周易本及石經校正一百三十五處二百七十三字蓋以眾家相證有闕漏處可推而知託云得王韓手札與石經耳

龜山曰子見南子包承者也此大人處否而亨之道朱文公謂非所以爲訓若使大人處否而包承小人以得亨利則亦不足以爲大人矣 全云聖人非道斷之太邱○元圻案楊龜

山易說曰上下不交而小人道長極矣故包承之吉若子見南子是也其爲言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則其見南子也是豈得已哉此大人處否而亨之道　朱子語類曰龜山以包承小人爲一句言否之世當包承那小人如此却不成句龜山之意蓋欲解洗他從蔡京父子之失也　龜山先生名時字中立將樂人受業程子著易說熙寧九年進士高宗朝官工部侍郎諡文靖

頤初九王輔嗣注云安身莫若不競脩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至哉斯言可書諸紳 闕案宋李孟傳亦嘗取斯四言戒其子云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傅元口銘也頤愼言語節飲食正義用其語 集證太平御覽三百六十七傅子口銘云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禍來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蟻穴潰河溢洪傾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源樞機之發榮辱存焉　朱子語類或曰諺有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曰此語前輩曾用以解頤之象　晉書傅元傳元字休奕北地泥陽人武帝時爲司隸校尉貴遊懾服臺閣生風諡曰剛

聖人教人用蒙而不用復蓋復者去其不善而復於

善之謂也若蒙則無不善亦未有所失也周南仲云何云好語而無味各因其時與其人則蒙復兼施也　全云南仲謂人能養之於蒙則無須乎復耳此古人胎教與少儀之說若不得已而用復是蒙旅矣何說滯○元圻案劉屏山聖傳論曰學易者必有門戶復卦易之門戶也入室者必自戶始學易者必自復始得是者其惟顏氏乎觀此知南仲之說失之過高　周南字南仲吳郡人淳熙庚戌進士官至秘書省正字著周氏山房集

艮所以行輔所以言艮其趾雖行猶不行也艮其輔雖言猶不言也故能時行時止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馮當可何云名時行云原注艮六四艮其身象以躬解之僞背為躬見背而不見而朱文公詩云反躬艮其背止其所不見止於至善也○元圻案反躬艮其背朱子感興詩句也止其所不見本程子語　經義考馮氏當可易論三卷佚程迥曰蜀人馮時行字當可號縉雲先生朱子曰馮當可字時行　馮椅厚齋易學間引當可之說

帝乙歸妹子夏傳謂湯之歸妹也京房載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

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案漢上易傳以帝乙爲湯亦以前二說爲證荀爽對策引帝乙歸妹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張說鄎國公主銘亦云帝唐降女天乙歸妹何云燕公文不足據以證經若左傳哀公九年筮遇泰之需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虞翻亦云紂父見周易集解二說不同正義皆略之繼序按易乾鑿度以易之帝乙爲成湯鄭康成引以注禮記檀弓又按白虎通姓名章亦同○元圻案馮椅易學曰商君有三乙成湯爲天乙一也祖乙圮於耿二也自成湯至於帝乙乃微子之父三也今湯嫁妹之辭見漢京房傳則非微子之父明矣　書錄解題曰隋唐志有子夏易傳三卷陸德明李鼎祚亦時稱引攷漢志初無此書孫坦周易析蘊言此漢杜子夏也　後漢書荀爽傳爽字慈明一名諝延禧九年拜郎中對策陳便宜云云註曰史記紂父名帝乙此文以帝乙爲湯湯名天乙也　唐書張說傳說字道濟或字說之洛陽人元宗召爲中書令封燕國公諡曰文貞　鄎國公主銘載唐文粹　周易集解九家易曰五者帝位震象稱乙是爲帝乙虞翻又曰震爲帝坤爲乙朱次作詁爲篇曰帝乙歸妹者言人君之德與帝者相甲乙故能正人倫又與諸說不同

離言明兩作坎言水洊至起而上者作也趨而下者至也此陸農師之說朱文公語類取之全云陶山陸佃字農師荊公之弟子而放翁之祖也○元圻案陶山集九八卦解上起而上者作也推而下者至也火炎上水潤下故離言明兩作坎言水洊至兩物相資爲二二物相蔽爲兩予離言兩作者以重明相繼而作於上也文於象形鳥飛而下爲至予會意水洊而至爲洊于坎言洊至者以重險相繼而存於下故也 康成注作起也藍田呂氏曰水之走下繼至而不絕與農師之說合 ○陸佃越州山陰人熙寧三年擢甲科累官吏部尚書著陶山集已佚 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次爲十六卷

范諤昌證墜簡震彖辭脫不喪匕鬯四字程子取之

漸上九疑陸字誤胡安定取之全云范諤昌宋初隱士劉牧之易本於諤昌諤昌之易得於种放 方樸山云以陸爲逵謂於協韻可也朱注逵爲雲路則可疑 集證惠定宇曰按御覽一百六十六載王肅注云有震而可畏者莫若於天有威而貴者莫若於王有聲而畏者莫若於雷有政而嚴者莫若於侯是以天子當乾諸侯用震地不過一同雷不過百里政行百里則匕鬯不喪祭祀國家大事不喪宗廟安矣范諤昌王昭素謂彖辭出上脫不喪匕鬯四字按王肅注當如二人之說 讀書志一證墜簡一卷天禧中毗陵從事建溪范諤昌撰

其書頗類郭京易舉正如震卦彖辭內云驚不喪匕鬯四字程正叔取之謝
上六疑陸字誤胡翼之取之自謂其學出於盜滿李處約廬山許堅○元圻
案經義考范諤昌證墜簡一卷佚　漢上易圖說河圖劉牧傳於范諤昌諤
昌傳於許堅堅傳於李溉溉傳於种放放傳於陳摶　胡瑗字翼之泰州如
皋人仁宗朝以布衣召拜校書郎爲湖州學官學者稱安定先生著易傳十
卷晁公武曰或云門人倪天隱所纂非其自著也

釋文全云陸德明作引子夏傳云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周禮夏官大司馬疏謂坤爲土坎爲水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是水土和合故象先王建萬國親諸侯 元圻案周易集解引子夏傳作地得水而柔水得土而流今本子夏傳作地藏水而澤水得地而安　讀書志一淵禮疏四十卷唐賈公彥撰公彥洺州人永徽中仕至大學博士今併爲十二卷

釋文引鄭注巽字然內則注明夷睇于左股猶有所遺 元圻案內則跛倚睇視註睇傾視也易曰明夷睇于左股正義曰明夷睇于左股者是明夷六二爻辭彼註云旁視爲睇六二辰在酉酉在西方又下體離離爲目九三體在震震東方九三又在辰辰得巽氣爲股此謂六二有明德欲承九三故云睇于左股引之者證睇爲旁視也按釋文夷于

左股釋云夷如字子夏作睇鄭陸同云旁視曰睇亦作眱是未嘗遺也豈深寧所見之本與今不同耶

朋盍簪簪疾也注王弼至侯果始有冠簪之訓晁景迂云古者冠禮未有簪名閻按杜詩盍簪喧櫪馬近杜註誤為諧博皆未知其從侯果來者侯果說見李鼎祚周易集解○元圻案集解侯果曰朋從大合若以簪簪之固括也又引虞翻曰盍合也坤為盍譖聚會也舊讀作撍王弼注盍合也簪疾也朱子本義從虞王之說程傳郭兼山楊龜山俱從侯說義海撮要載劉牧曰簪所以固冠而總髮冠之危賴簪以固之猶君之危賴臣以安之則遵用侯說自牧始朱新仲猗覺寮雜記云古冠有笄不謂之簪簪後人所行程沙隨周易古占法二朋盍簪王弼曰簪疾也陸希聲本作捷所以為疾是以道云古冠服無簪故迥於豫傳占法中辨之卽弁服之笄也明何氏楷周易訂詁曰鹽鐵論神禹治水遺簪不顧非簪而何晁說之說見易挍訓詁條

說苑全云劉向作周公戒伯禽曰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孔子曰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見敬慎篇今易無此言又泄治曰易曰夫君子居其室云云君子

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見君道篇今易無末一句然泄冶在夫子之前而引易大傳之言殆非也元圻案說苑君道篇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云云靈公聞之以泄冶為妖言而殺之後果弒於徵舒

鹽鐵論遵道篇文學引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恆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說文目部相字注引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今易無之疑易傳及易緯元圻案漢書藝文志桓寬鹽鐵論六十篇師古曰寬字次公汝南人也孝昭帝時丞相御史與諸賢良文學論鹽鐵事寬撰次之　讀書志一說文解字十五卷漢許慎纂李陽冰刊定僞唐徐鉉再是正之又增加其闕字　錢氏大昕養新錄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殆是釋觀卦名義巽上坤下木在地上之象其卦為觀於文木旁目為相相亦

覩也

後漢魯恭上鄧太后奏議引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嘘萬物養其根荄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又云易十二月君子以議獄緩死案章懷注曰易中孚象辭稽覽圖中孚十二月卦也何本三婁本皆作十一月案卦氣圖坤十月卦至十一月復中府未濟蹇頤中孚冏卦則中孚正是十一月卦當從之 又諫盛夏斷獄疏云案易五月姤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 又諫擊匈奴疏引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

吉巳趙溫曰於易一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漢儒說易可以參考元圻案後漢書魯恭傳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其先出於魯頃公爲楚所滅遷於下邑因氏焉永元十二年代呂蓋爲司徒諸疏俱載本傳　趙溫字子柔獻帝西遷代楊彪爲司空附見後漢書趙典傳溫典之子也　三國志董卓傳注引獻帝起居注趙溫與李傕書曰公前屠陷王城會不改悟而復欲轉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爲過云云

王肅注易十卷今不傳其注噬乾胏得金矢曰四體離陰卦骨之象骨有乾肉脯之象金矢所以獲野禽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於味必思其毒於利必備其難見太平御覽閻按宋史藝文志易類有王肅傳十一卷○元圻案王肅說見御覽八百六十二卷　唐徐堅初學記二十六脯類引王肅此注離陰作純陰故食之作以食之　易王肅注隋唐志宋史經典釋文敘錄皆著錄肅朗之子也三國志與父朗同傳陸德明曰肅字子邕東海蘭陵人魏衛將軍太常蘭陵景侯又注尚書禮容服論語孔子家語述毛詩注作聖證論難鄭康成　書錄解題類書類太平御覽一千卷翰林學士扈蒙等撰以前代脩文御覽藝文類聚文思博要及諸書參詳條次修纂本號太平總類太平興國二年受詔八年書成改名

漢郊祀志引西鄰之禴祭顏師古注瀹煮新菜以祭蓋以禴爲瀹王輔嗣云禴祭之薄者也沼沚之毛蘋蘩之菜可羞於鬼神亦與顏注同何云顏師承輔嗣說何用蔓引炫博必應服伏儼之徒乃兩漢經師緒言可舉以參考耳鄭康成謂禴夏祭之名元圻案鄭注見釋文集解是劉曰禴夏祭也　周禮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王詩毛傳亦謂夏曰禴爾雅作夏礿禮記注皇氏曰礿薄也　程傳橫渠易說郭氏傳家易說漢上易傳俱從王輔嗣說朱子本義畧之

離九三蔡伯静何云名淵西山長子解云鼓缶而歌當衰經義考引之衰作哀而樂也大耋之嗟當衰經義考衰作樂而衰也盛衰之道天之常也君子之心順其常而已不樂則哀皆爲其動心而失其常者故凶此說長於古注何云張子云悲衰暮故爲樂不

為則復嗟年景之不足明正將老離過於中故哀樂之不常其德伯靜之說蓋本於此○元圻案蔡淵字伯靜號節齋建安人西山先生之長子有周易經傳訓解四卷易象意言一卷　會稽茹先生敦和讀易日札曰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所謂今我不樂逝者其耋是也則以日昃之離故也

京氏易剝牀以簋謂祭器見釋文　濬庵云易於剝坎取象簋簋以精意寓焉

上天下澤履此易之言禮雷出地奮豫此易之言樂呂成公之說見東萊易說本於漢書敘傳上天下澤春雷奮作先王觀象爰制禮樂元圻案太元樂陽始出奧舒疊得以和淖物咸喜樂注曰象豫卦禮陰在下而陽在上上下正體物與有禮注曰象履卦此又孟堅之所本也　崑山徐氏乾學曰東萊易說非有成書乃先生平時講說所及而門人記錄之者

渙其羣蘇明允仲兄字文甫說云羣者聖人所欲渙以一天下者也本義取之謂程傳有所不及元圻案程傳曰方渙之時用剛則不能使之懷附用柔則不足以爲之依歸四以巽順之正道輔剛中正之君君臣同功所以能濟渙也天下渙散而能使之羣聚可謂大善之吉也　朱子語錄老蘇

云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說雖程傳有所不及如程傳之說則是羣其渙非渙其羣也蓋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

充善端於蒙泉之始絕惡念於履霜之萌

坊記曰不耕穫不菑畬凶荀子非相篇曰括囊无咎无譽腐儒之謂也左氏傳襄九年穆姜以元亨利貞爲隨之四德爲是說者其未見彖象文言歟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儒家孫卿子三十三篇名況趙人爲齊稷下祭酒有列傳師古曰本曰荀卿避宣帝諱故曰孫卿

易緯坤鑿度注云虞世南曰不讀易不可爲宰相注者未詳其人亦天下名言也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易類乾坤鑿度二卷隋唐志崇文總目皆未著錄至宋元祐間始出紹興續書目有蒼頡注鑿度二卷後以鄭氏所注乾鑿度有別本單行故亦稱此爲坤鑿度　注文曰後漢王鳳舉曰不讀易經者不得登朝須道德二經與宰相斜勘批魏亦如此至唐虞世南舉曰不讀易不可爲宰相

乾乾夬夬皆九三重剛也謙謙初六居下卦之下也

坎坎六三居重險之閒也蹇蹇六二陰居陰也

諸卦之爻皆及卦名坤小畜泰大畜既濟六爻悉無之

八卦之象又有六焉巽曰木坎曰雲曰泉曰雨離曰明曰電元圻案此專指大象之取象而言如屯震下坎上而象曰雲雷屯蒙坎下艮上而象曰山下出泉噬嗑震下離上而象曰雷電噬嗑大過巽下兌上而象曰澤滅木離之象曰明兩作晉坤下離上而象曰明出地上解坎下震上而象曰天地解而雷雨作　革彖傳曰革水火相息漢上傳曰兌澤雍火而象曰水火何也曰坎兌一也澤者水所鍾无水則无澤矣坎上爲雲下爲雨上爲雲者澤之氣也下爲雨則澤萬物也故屯需之坎爲雲小畜之兌亦爲雲坎爲川大畜之兌亦爲川坎爲水革兌亦爲水又兌爲金金者水之母此水所以周流而不窮乎坎陽兌陰陰陽二端其理則一知此始可言象矣　余友正定王椒園定柱曰大畜之兌亦爲川大畜疑當是大過上六過涉卽涉川之義

曾子天圓篇火日外景金水內景薛士龍全云名季宣號艮齋詩云

嘗聞曾子書金火中外明圓方遞含施二景參黃庭（案此詩題曰還返釋言）愚按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其說本於易之坎離坎內陽外陰故爲水爲月離內陰外陽故爲火爲日（元圻案淮南子天文訓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日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月內景與天圓篇說同　張子正蒙參兩篇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注火日陰質也故內暗而外光金水陽質也故外暗而內明　讀書志三曾子二卷考其書已見於大戴禮漢有禮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是時未有大小戴之分不知曾子在其中與否也　薛季宣永嘉人嘗知常州故或稱薛常州著浪語集三十五卷　四庫全書著錄　陳振孫曰周髀者蓋天之書也稱周公受之商高而以句股爲術故曰周髀）

繫辭正義云韓氏親受業於王弼承王弼之旨故引弼云以證成其義愚攷王弼終於魏正始十年韓康伯東晉簡文帝引爲談客（事見晉書韓伯傳）二人不同時相

去甚遠謂之親受業誤矣何云晁公武讀書志亦承正義之誤又云郭京亦爲此言又云晉書不傳不言其注繫辭惟隋書經籍志及陸氏釋文載之　閻按韓康伯名伯潁川長社人殷浩之外甥也官太常晉書有傳嘗謂唐李嘉祐詩補闕外孫還角易惠連莘從總能詩王輔嗣年二十四卒無子絕嗣見三國志晉張湛雖稱輔嗣女壻趙季子家有列子未聞季子之子能明易以傳其學此必殷浩外甥之誤記耳詩人多不契勘或曰安知其不別有所據余笑而不敢答○元圻案三國志王弼見魏鍾會傳注引何劭弼傳曰正始十年秋遇癘疾亡年二十四無子絕嗣　魏王芳正始十年己巳晉簡文帝元年辛未相去一百二十三年　世說新語三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慧注浩別傳曰浩善老易能清言康伯浩甥也甚愛之

程子伊川答張閎中書言易謂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朱子答鄭子上問以爲先見象數方說得理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愚嘗觀顏延之庭誥案本傳庭誥者施於閨庭之內謂不遠也云馬陸得其象數取之於物荀王舉其正宗得之於心何云馬陸當指馬融陸績荀則荀爽也　全云荀爽亦象數之學何說恐誤考隋志於王弼易下附注魏散騎常侍荀煇易十卷意者近王弼之學故附之顏氏所指或

是耶其說以荀王為長李泰發亦謂一行明數而不知其義管輅明象而不通其理蓋自輔嗣之學行而象數之說隱然義理象數一以貫之乃為盡善故李鼎祚獨宗康成之學朱子發兼取程邵之說

元圻案顏延之字延年瑯邪臨沂人宋書有傳本傳錄庭誥節此數語不載太平御覽六百八卷引之曰馬陸得其象數而失其成理荀王舉其正宗而略其象數四家之見雖各為所志總而論之情理出於微明氣數生於形分然則荀王得之於心馬陸取之於物其無惡迄可知矣　李泰發名光上虞人謚莊簡自號讀易老人著讀易詳說宋史有傳　一行居府僧也精於歷數其說見唐書歷志天文志唐書有傳晁說之曰唐一行專明大衍之數著以七備卦以八用　三國志管輅傳輅字公明平原人注引輅別傳曰及成人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自敘曰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　盡發明漢學者也　朱子發進易傳表曰馬鄭荀虞說雖不同要之去象數之源猶未遠也王弼盡去舊說雜之以老莊之言於是儒者專尚文辭不復推原大傳天人之道分裂而不合臣以程頤易傳為宗和會雍載之論上採漢魏吳晉元魏下逮有唐及今包括異同補苴罅漏庶幾道離而復合　晁說之曰易雜老莊而專明人事自王弼始江左祖尚元虛習學寖盛然晉専立鄭學宋元嘉王鄭兩立顏延之為祭酒而黜

鄭晉玉

焉當可謂王輔嗣蔽於虛無而易與人事疏伊川專於治亂而易與天道遠又謂近有伊川然後易與世故通而王氏之說爲可廢（全云輔嗣蔽誠有之然未嘗不近人事未可廢也）然伊川往往捨畫求易故時有不合又不會通一卦之體以觀其全（全云誠齋易傳亦然）每求之爻辭離散之間故其誤十猶五六晁子止（閻按晁子止名公武卽撰晁氏讀書志者）爲易廣傳當可答書曰判渾全之體使後學無以致其思非傳遠之道（元圻案書錄解題昭德易詁訓傳十八卷敷文閣直學士淸豐晁公武子止撰乾道中上之其議論精博不主一家然亦略於象數沖之叔用其父也　經義考詁訓傳一名易廣傳佚）

呂元鈞云求於八卦之先而牽於數故謂坎離先天

地得於六爻之後而惑乎氣故謂卦氣起中孚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淨德集三十八卷宋呂陶撰陶字元鈞號淨德成都人皇祐中進士熙寧間復登制科事跡具宋史本傳宋志載陶集六十卷久無傳本今就永樂大典採掇裒輯分為三十八卷案今本第十五卷載易論上中下三篇此條所引其中篇之文也　周易義海撮要亦載其全篇

伏羲之易當以圖觀文王以後始有書艾軒閻按艾軒林光朝號云易不畫詩不歌無悟入處案此三句見林希逸艾軒集序誠齋閻按誠齋楊萬里號云卦者其名畫者非卦也此伏羲氏初製之字也愚按易緯乾鑿度以八卦之畫為古文天地風山水火雷澤字何云恐未必然觀左傳既列卦象又舉卦名可見○元圻案誠齋語見所作劉文郁周易法纂序誠齋易傳☰☷古之天地字也易由知之由坎離知之偃之為☵☲立之為水火若雷風山澤之字亦然故漢書坤字作巛八字立而後畫不可勝窮矣豈待鳥跡哉後代草書天字作[illegible]卽☰也　今本乾鑿度無以八卦之畫為古文之文見乾坤鑿度上卷　項氏安世家說說經篇曰說文益字從水從皿以水注皿故謂之益以此推之坎卦☵卽水字也初作八卦之時乾坤坎離震兌艮巽必皆以三畫為字今巛尚為坤川尚為水餘可知矣　左傳正義

曰今書有畫卦者嘗是後之學者自恐不識私畫以備忘然則卦象非左氏本文也　林艾軒名光朝字謙之莆田人謚文節弟子才艾軒謚議曰平生未嘗著書惟於易書詩禮精通默識間爲章句口授學者　李舜臣隆山易本傳自序曰易起於畫捨畫無以見易

上繫七爻起於中孚鳴鶴在陰下繫十一爻起於咸憧憧往來卦氣圖（宋李溉卦氣圖見漢上易朱子發曰其說源於易緯）自復至咸（凡三十卦）八十八陽九十二陰自姤至中孚（亦三十卦）八十八陰九十二陽咸至姤凡六日七分中孚至復亦六日七分（乾四月卦也至五月姤中隔大有家人井咸四卦坤十月卦也至十一月復中隔未濟蹇頤中孚四卦并乾坤計之每卦得六日七分）陰陽自然之數也（全云卦氣之說起於漢儒十翼未必遂有此義）

龜山曰乾坤兩卦聖人釋其義於後是解易之法沙隨曰乾坤易之門文言於乾四致意焉坤則一而已舉乾坤之義則他卦可知上繫解七爻下繫解

十一爻大略類文言學者可以三隅反元圻案龜山語錄或勸解易曰某嘗觀聖人言易便覺措辭不得只如乾坤兩卦聖人嘗釋其義於後是則解易之法也乾之初九潛龍勿用釋云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此一爻耳反覆推明至五變其說然後已今之說者其於他卦能如是推明乎若不能爾則一爻之義只可用之一事其於繫辭發明卦義尚多故某嘗謂說易須彷彿聖人之意然後可以下筆

何以守位曰人釋文云王肅卞伯玉桓元明僧紹作仁釋文今本乃從桓元誤矣本義作人云呂氏從古蓋所謂非衆罔與守邦元圻案文公易說守位曰仁釋文仁作人伯恭嘗欲據當此以為當從釋文　蔡邕釋誨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曰仁守位曰財聚人周易集解泰大象注引虞翻曰坤富稱財守位以人聚人以財然則漢魏以前從仁從人傳本互異耳　隋書經籍志晉桓元宋卞伯玉俱有周易繫辭注今佚　釋文敘錄桓元字敬道譙國龍亢人僞楚皇帝卞伯玉濟陰人宋東陽太守黃門郎明僧紹字承烈平原人國子博士徵不起並注繫辭經義考云俱佚

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古用木畫地少牢云

卦者在左坐卦以木特牲云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原注卦者主畫地識爻六爻備乃以方版寫之）今則用錢以三少為重錢九也三多為交錢六也兩多一少為單錢七也兩少一多為拆（此以錢）八也見儀（閻按儀當作上冠）禮疏（元圻案項氏家說一今占家以三錢擲之兩背一面為拆此卽兩少一多少陰爻也兩面一背為單此卽兩多一少少陽爻也俱面者為交交者拆之此卽三多為老陰爻也俱背者為重重者單之此卽三少為老陽爻也蓋以錢代蓍一錢當一揲　錢氏養新錄曰賈公彥疏本於北齊荀虔隋李孟悊二家是則齊隋與唐初皆已用錢重交單拆之名與今不異但古人先揲蓍而後以錢記之其後術者漸趨簡易但擲錢得數不更揲蓍　朱子與郭沖晦書三多三少之說雖不經見然其實以一約四以奇為少以偶為多而已九八者兩其四也陰之偶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奇陽體圓其法徑一圍三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偶陰體方其法徑一圍四而用其半故多之數二）

易者數之原也屯十年乃字需三人訟三百戶（案今本乾坤鑿度作戶三百）三褫師三錫比三驅同人三歲（今本多為陵二字）蠱先甲

後甲三日（今本作蠱三日甲）臨八月復七日十年頤十年坎簋貳三歲晉三接明夷三日不食睽二女一車解三狐損貳簋三人一人十朋益十朋夬五剛萃一握困三歲革三就震七日漸三歲豐三歲旅一矢巽先庚後庚（今本無先庚後庚四字）三日三品既濟七日（今本無七日二字）三年未濟三年其數倒總釋于乾鑿度如月幾望已日乃孚皆陰陽氣數之變（闕按王氏云數亦多迹如乾萬物六位六能萬國四德四時坤萬物一朝一夕四支蒙再三瀆師萬邦比萬國泰萬物否萬物謙萬民豫四時觀四時无妄萬物頤萬物萬民離百穀四方咸二氣萬物恆四時萬物從一明夷四國睽萬物解百果草四方萃萬物革二女四時震百里九陵歸妹萬物節四時亦有誤三品置於先庚後庚三日之下是也○元折案王氏此條悉述乾坤鑿度之文闕氏謂有遺誤蓋易緯七種今　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校刊闕氏不及見也又案乾坤鑿度此則標目曰總釋二十九卦數例注曰其間有數無數假象假物今王氏所述止二十八卦案鑿度原文頤十年下有劍字注曰九月陽盡王氏未載所以卦數不符）

卦具四德者七乾坤屯隨臨无妄革也唯乾不言所利元圻案此條述乾卦文言正義之文　張氏舜民畫墁集五易論曰卦具四德者有七乾坤屯隨臨无妄革也坤之利牝馬屯之利建侯至於諸卦各因其德唯乾不言所利孔子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以言天之道無所不利也　蔡氏淵易象意言曰乾坤屯隨臨无妄革皆有元亨利貞乾主造化全體无所不備坤承乾以成化故加牝馬字其餘卦則或主一時或主一事而已

遏惡揚善所以順天休命內君子外小人所以財成天地之道

乾坤既位人居其中屯以建侯作之君蒙以養正作之師集說引元胡炳文本義通釋曰有天地卽有君師乾坤之後繼以屯主震之一陽而曰利建侯君道也又繼以蒙主坎之二陽而曰童蒙求我師道也君師之道皆利於貞

大畜爲學賁爲文能止健而後可以爲學文明以止而後可以爲文止者篤實而已不以篤實爲本則

學不足以成德文不足以明理元圻案程傳曰大畜在人爲學術道德充積於內乃所畜之大也藍田呂氏曰賁致飾以文也兼山易說曰健天德也能止天德其畜大矣兼山易說曰文明而麗乎止卦之所以爲賁也漢上易傳曰艮爲山篤實也

易立乎其中體也易行乎其中用也朱子謂行以造化言立以卦位言元圻案朱子答趙崇卿書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以造化言之也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以卦位言之也　蔡氏淵易象意言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是言太極具於形器之中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是言太極在形器之中復動而生物也

旅初六斯其所取災王輔嗣注云爲斯賤之役唐郭京全云郭氏京著周易舉正謂斯合作廝愚按後漢左雄傳職斯祿薄注云斯賤也不必改廝字元圻案王定柱曰廝當同廝賚之廝與本卦童僕義合非泛訓爲賤也以廝爲訓於其所二字文義不甚可通當從語助之長案旅六二得童僕貞九家易曰初者卑賤二得履之故得童僕則斯似當作廝義然陸續

解初六曰斯其所取災也則語助之詞亦已古矣　郭京周易舉正新舊唐書皆不著錄惟見於崇文總目晁錄解題於宋咸易補注條下稱咸得此書於歐陽修是天聖慶歷間乃行於世文獻通考云李燾以京爲開元後人

城復于隍其命亂也湯伯紀（全云東澗先生湯漢）云亂如疾病則亂之亂愚謂唐元宗極熾而豐泰之極也以李林甫楊國忠爲周召以安祿山哥舒翰爲方虎非命亂而何

元祈案韓昌黎平淮西碑云至於元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　司馬溫公稽古錄十五論曰明皇再清內難開元之初海內庶富四夷賓服浸淫於正觀之風矣及天寶以降自以功成治定無復後艱志欲既滿侈心乃生以娛樂爲良謀以聲色爲急務以李林甫楊國忠爲周召以安祿山哥舒翰爲方虎一旦變生所忽乘輿播蕩生民塗地安之不可恃治之不可保如此　唐書姦臣傳林甫長平肅王叔良曾孫林甫善刺上意時帝春秋高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自是深居燕適沉蠱袵席主德衰矣又外戚傳楊國忠太眞妃之從祖兄李林甫死遂拜右相便佞專徇帝嗜欲不顧天下成敗又逆臣傳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也本姓康隨母嫁安延偃乃冒姓安更名祿山李林甫嫌儒臣以戰功進尊寵間己乃請顓用蕃將故帝寵祿山益牢羣議不能軋卒亂天下林甫啟之也又哥舒翰傳哥舒翰其先蓋突厥酋長哥舒部之裔安祿山反拜太子先鋒兵馬元帥守潼關戰敗火拔

歸仁執以降賊京師震動由是天子西幸　湯漢字伯紀饒州安仁人官端明殿學士諡文清

漢郊祀志劉向引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愚按大戴禮本命篇誣鬼神者罪及二世易大傳豈卽此篇歟閻按凡書引易爲今周易所無者顏師古曰蓋易家之別說者豈得謂卽大戴禮記○元圻案本命篇大罪有五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誣鬼神者罪及二世殺人者罪止其身故大罪有五殺人爲下　宋李心傳丙子學易編曰司馬談論六經要旨引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謂之易大傳此今繫辭下傳中語也故相承以繫辭爲大傳然劉向封事引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此豈繫辭傳中語乎意者秦漢諸儒自爲易大傳如伏生尚書大傳之比其間引繫辭之文而談不考詳誤以爲大傳耳亦猶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本易緯之文而漢儒所引乃冠以易曰二字鹵莽類此要不足據也

說卦釋文引荀爽九家集解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朱子本義取之隋唐志十卷唯釋文序錄引九家名氏云不知何人所集稱荀爽者以爲主故也其序有荀爽

京房馬融鄭元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元爲易義注內又有張氏朱氏並不詳何人荀悅漢紀云馬融著易解頗生異說案漢紀此下有及臣悅叔父故司徒八字爽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由是兗豫言易者咸傳荀氏學何云荀悅漢紀約班書爲之又撫自敘二字蓋誤　全云此在荀紀河平三年有此數語何氏讀荀紀不審而反以此爲誤今其說見於李鼎祚集解若乾升於坤曰雲行坤降於乾曰雨施雲行雨施天下平也注乾起坎而終於離坤起離而終於坎離坎者乾坤之家而陰陽之府故曰大明終始大明終始注皆諸儒所未發

元圻案釋文敘錄荀爽九家集注十卷又京房章句十二卷京房字君明東郡頓邱人魏郡太守馬融傳十卷馬融字季長茂陵人南郡太守議郎荀爽注十卷荀爽字慈明官至司空宋衷注九卷宋衷字仲子南陽章陵人後漢荊州五等從事陸績述十三卷績字公紀吳郡吳人後漢偏將軍

鬱林太守姚信注十卷姚信字德祐七錄云字元直吳興人吳太常卿翟子元不詳何人爲易義　三國志陸績傳注載姚信集請褒績女鬱生爲義姑表一篇　翟子元易義隋唐志皆不著錄　經義考十陸德明謂九家易內有張氏朱氏不詳何人按釋文載有張倫本末審卽其人否又曰李鼎祚集解引諸家易中有朱仰之疑卽其人　四庫全書總目易類周易集解十七卷唐李鼎祚撰鼎祚唐書無傳惟據序末結銜知其官爲秘書省著作郎據袁桷淸容居士集載資州有鼎祚讀書臺知爲資州人耳所採凡子夏孟喜焦贛京房馬融荀爽鄭康成劉表何晏宋衷虞翻陸績干寶王肅王弼姚信王廙張璠向秀王凱沖侯果蜀才翟元韓康伯劉瓛何妥崔憬沈驎士盧氏崔覲伏曼容孔穎達姚規朱仰之蔡景君等三十五家之說　陳振孫曰凡隋唐以前易家諸書逸不傳者賴此猶見其一二而所取於荀虞者尤多

王昭素謂序卦云離者麗也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凡十四字晁以道古易取此三句增入正文謂後人妄有上下經之辯 案晁以道錄古周易自序曰如古者竹簡重大以經爲二篇今又何必以二篇成帙哉　吳仁傑亦從王晁之論沙隨程氏按繫辭曰二篇之策從韓康伯本張文饒 何云名行成 云序

卦上經不言乾坤下經不言咸者天地人物之本必藏諸用也朱新仲（何云名希眞　集證曰名翌希眞乃朱敦儒之名）謂一行易纂引孟喜序卦曰陰陽養萬物必訟而成之君臣養萬民亦訟而成之然則序卦亦雜以經師之言歟（元圻案此亦沙隨易古法下引新仲之語　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十揭荀爽傳夫婦人倫之始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常仁傑按王昭素謂易序卦云離者麗也諸本此下更有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凡十四字鼂以道合人古易取此三句增入正文謂後人妄有上下經之辯故刪省云按荀卿書曰易之咸見夫婦故序卦始言天地而不言乾坤此言夫婦而不言咸蓋昭然已見不必申言之也仁傑編次古易十二篇於序卦正文止從其舊王氏此條似據此爲說然云仁傑亦從王晁之論何也書錄解題載吳仁傑古周易十二卷其篇第以彖傳象傳繫辭傳上下說卦上中下文言序卦雜卦并上下經爲十二篇其不從王晁實有明證萬氏集證謂亦從疑作不從或亦不字相近而誤也仁傑稱晁以道謂後人妄有上下經之辯據書錄解題載以道古周易八卷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而卦爻各爲一卷是經不分上下與仁傑之說合而晁公武讀書志又稱其先儋事公以道古周易十二卷依漢田何本分易經上下并十翼通爲十二篇並無取麗必有所感十四字增入正文）

之文公試進其家學不應舛誤如此當考　宋釋文瑩玉壺清話云王昭素
陵吏人學古純直李穆師之薦於朝太宗召至便殿坐講乾卦至九五飛
龍在天曳衣正容曰此爻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喻該證微含箴諷賜國子博士上
問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無若寡欲　續晉志一王昭素
易論三十三卷以注疏異同互相詰難蔽以己意　經義考引崑山縣志吳
仁傑字斗南一字南英其先洛陽人居崑山博洽經史講學朱子之門登淳
熙進士歷羅田令國子學錄自號蠹隱　玉海三十六舊史一行撰大衍論
二卷中興書目一行易傳十二卷　漢書儒林傳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
也從田王孫受易　朱翌字新仲號灊山居士政和間進士南渡後居桐廬
爲中書舍人卜居鄞自號省事老人有灊山集　朱敦儒字希眞洛陽人郎
十九卷中所載作小壺行者

劉夢得辨易九六論曰董生言本畢中和中和本其師師之學本一行朱文公曰畢氏揲法視疏義爲詳柳子厚詆夢得膚末於學誤矣閻按子厚謂董生膚末於學非詆夢得　何云

雖視義疏爲詳然亦非有別傳據孔氏而詳之耳柳譏之非過也○元圻案
劉禹錫與董生辨易九六論曰乾之爻皆九而坤六何也世之儒者皆曰吾
聞諸孔穎達云陽得兼乎陰陰不得兼乎陽也他日與董生言及易生曰
吾聞諸畢中和云揲老而稱也因舉揲蓍變之所遇多少以明老陰老陽之

數以明二篇之策復取左傳國語昔人之筮以爲證　柳宗元與劉夢得書曰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爲畢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異孔頴達疏而以爲新奇彼畢子董子何膚末於學而遂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而果以爲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頴達等作正義論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周易以變者占鄭康成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視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　朱子答程泰之書曰畢氏揲法視疏義爲詳柳子厚誚夢得以爲膚末於學者誤矣畢論三揲皆掛一正合四營之義惟以三揲之掛扐分措於三指間爲小誤然於其大數亦不差也其言餘一益三之屬乃夢得立文太簡之誤使讀者疑其不出於自然而出於人意耳

古易五家呂微仲晁以道睢陽王氏東萊呂氏九江周燔又有程迥吳仁傑二家而洪興祖以一行所纂古子夏傳爲正以諸書附著其下爲考異釋疑

全云一行所纂非舊本明矣但未知與張弧本若何○元圻案書錄解題一周易古經十二卷丞相汲郡呂大防微仲所錄上下經並錄爻辭彖象隨經

分上下共爲六卷上下繫辭二卷文言說序雜卦各一卷又古易十二卷出翰林學士睢陽王洙原叔家上下經惟載爻辭外卦辭一彖辭二大象三小象四文言五上繫六下繫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葉石林以爲此卽藝文志所謂古易十二篇者也案隋唐志皆無古易之目當亦是後人依倣錄之耳又古易十二卷音訓二卷著作郎東萊呂祖謙伯恭所定篇次與汲郡呂氏同音訓則其門人王莘叟筆受朱晦菴刻之於臨漳會稽益以程氏是正文字及晁氏說其所著本義據此本也又古易攷一卷沙隨程迥撰關序雜卦又古周易十二卷國子錄吳郡吳仁傑斗南所錄以爻爲繫辭今之繫辭爲說卦其言十翼謂彖傳象傳繫辭傳上下說卦上中下文言序卦雜卦并上下經爲十二篇案漢世傳易者施孟梁邱京費晁氏出東京馬鄭皆傳之其合彖象文言於經蓋自康成輔嗣以來展轉相傳學者遂不識古文本經凡此諸家所錄雖頗有同異大較經自爲經傳自爲傳而於傳之中彖象文言亦各不相混稍復古人之舊宜並存之又有九江周燔所次附見吳氏書篇末視諸本爲無據　玉海三十六續書目云洪興祖謂漢以來諸儒各有師承唐陸德明著音義兼存別本諸儒各以所見去取今以一行所纂古子夏傳爲正而以諸書附著其下爲易古經考異釋疑一卷　宋稅氏與權校正古周易序曰呂汲公元豐壬戌昉刻周易古經十二篇於成都學官晁景迂生建中靖國辛巳并爲八篇號古周易總爲而藏於家吳郡李文簡公紹興辛未謂北學各有師授經名從呂篇第從晁而重刻之逮淳熙壬寅朱文公表出東萊古文周易經傳音訓謂古易自晁生始豈二公或不見汲公蜀本歟然成公則議晁生并上下經爲非而文公本義則篇第與汲公照合邵公濟聞見後錄云予家藏大父手寫百源易貫古易也百源在蘇門山

下康節說易之地皆秘閣亦有本據此二說則有易又有徐李二家　洪興祖字慶善丹陽人政和中登上舍第南渡後歷知眞州饒州忤秦檜編管昭州宋史入儒林傳　唐劉肅大唐新語沙門一行俗姓張名遂剡公公謹之曾孫年少出家以聰敏學行見重於代

經說多依託易為甚子夏傳張弧作也何云本景迂語關子明傳阮逸作也何云本后山語麻衣正易戴師愈作也何云本之朱子〇元圻案晁以道傳易堂記曰今號為子夏易者崇文總目亦斥其非是而不知其所作之人予知其為唐張弧之易也　四庫全書總目一按唐以前所謂子夏傳已為偽本晁說之又稱為張弧之易是唐時又一偽本朱彝尊經義攷證以陸德明李鼎祚王應麟所引皆今本所無然則今本又出偽託不但非子夏書亦並非張弧書矣　陳師道后山叢談何薳春渚紀聞邵博聞見後錄皆云阮逸嘗以偽撰關子明易傳示蘇老泉　朱子語類浩問李壽翁最好麻衣易與關子明易如何先生曰偶然兩書皆是偽書關子明易是阮逸偽作陳無已集中說得分明麻衣易乃是南康戴主簿作　師愈之名見朱子再跋麻衣易說後　書錄解題一正易心法一卷舊稱麻衣道者授希夷先生崇寧間廬山隱者李潛得之凡四十二章　麻衣易有戴師愈跋師愈字孔文　關子明名朗河東人　阮逸字天隱建陽人安定先生門入天聖五年進士皇祐中與胡安定同典樂事遷尚書屯田員外郎

越絕外傳十六校中第范子曰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愚謂

先陰後陽即歸藏先坤之義闔而闢靜而動也

元圻案禮記禮運疏殷道吾得坤乾焉正義曰殷易以坤爲首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註杜子春云歸藏以坤爲首坤爲地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故名歸藏也　魏鶴山曰周易備三易之義闢戶謂之坤即歸藏終萬物始萬物莫盛乎艮即連山

鄭志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愚案康成有易贊所謂贊云者易贊也棘下即稷下也劉向別錄談說之士會於稷門下

閻按魯亦有棘下爲城內地名見左傳定公八年水經注覺認亦儒者之所萃焉恐誤○元圻案水經注淄水又東過利縣東注云系水傍城北流逕陽門西水次有故封處所謂齊之稷下也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論議劉向別錄以稷爲齊城門名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門下故曰稷下也鄭志張逸問云云余按左傳昭公二十二年莒子如齊盟于稷門之外漢以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史記音義曰欲以繼踪齊稷下之風矣然棘下又是魯城內地名左傳定公八年陽虎劫公伐孟氏入自上東門戰于南門之內又戰于棘下者也蓋亦儒者之所萃

焉故張逸疑而發問康成釋而辨之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五經總義類鄭志三卷補遺一卷魏鄭小同撰小同鄭元之孫也元沒之後門人述其問答爲八篇小同彙次爲十一卷原本久佚此亦好古者從諸書輯錄以存鄭學之崖略者也　易正義論易之三名曰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變易者其氣也不易者其位也鄭元依此義作易贊　今本鄭志上載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云云又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人云云水經注引此條作張逸問書贊云今厚齋以爲易贊必有所據俟攷

京氏易積算法引夫子曰八封因伏羲暨于神農重乎八純聖理元微易道難究迄乎西伯父子研理窮通上下囊括推爻考象配卦世應加乎星宿局於六十四所二十四氣分天地之數定人倫之理驗日月之行尋五行之端災祥進退莫不因茲而兆矣故考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之情狀進氣生死休咎不可執一隅故曰易含萬象

漢惠氏棟易漢學四引此條曰知京說則今占法所謂納甲世應游歸六親六神之說皆始于西伯父子也此條今京氏易傳無之見困學紀聞又引孔子云易有四易一世二世爲地易三世四世爲人易五世六世惠氏棟曰八純俗作六世誤○案項氏家說一作五世及八純爲天易爲天易游魂歸魂爲鬼易陸績易說引孔子曰與此辭同此占候之學決非孔子之言也張文饒言四易又異於是易有四體一用三伏羲先天體也連山天易歸藏地易周易人易用也今云文饒之言亦无據桓譚所云先天中天後天三易尚不可信況出譚後之謬語云　四庫書簡明目錄術數類京氏易傳三卷漢京房撰房傳焦氏之學故言術數者稱焦京而房之推衍災祥更甚於延壽其書凡十四種今佚十三惟此書以近正得傳今世錢卜之法實出於此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吾鄉觀物先生張行成文饒頗得易數之詳有通變經世述翼元元包通靈等凡七書

京氏謂二至四爲互體三至五爲約象儀禮疏云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

全云深寧於集鄭氏易注發明互體最精　集證王氏康成易注序康成學費氏易爲注九卷多論互體以互體求易左氏以來有之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是謂一卦含四卦繫辭謂之中爻所謂八卦相盪六爻相雜唯其時物雜物撰德是也惟乾坤無互體蓋純乎陽純乎陰也餘六子之卦皆有互體坎之六畫其互體含艮震而艮震之互體亦含坎離之六畫其互體含兌巽而兌巽之互體亦含離三陽卦之體互自相含三陰卦之體亦互自相含也王弼爲簡名理譏互體然注睽六二曰始雖受困終獲剛助睽自初至五成困此用互體也弼注比六四之類或用康成之說鍾會著論力排互體而荀顗難之○元圻案日知錄曰晉書荀顗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其文不傳．此條所引儀禮疏今本無而襄二十二年左傳正義有之

說卦虞翻曰乾坤五貴三賤故定位艮兌同氣相求故通氣震巽同聲相應故相薄坎戊離己月三十日一會於壬故不相射坤消從午至亥故順乾息從子至巳故逆見李氏集解蓋用納甲卦氣之說元圻案京氏易傳陰從午陽從子子午分行子左行午右行　納甲卦氣之說項氏家說言之最詳文多不錄

初九潛龍辭也有九則有六變也潛龍象也勿用占也輔漢卿全云輔廣朱子弟子謂易須識辭變象占四字原注項氏曰不稱乾而稱潛龍震動也乾之動自震始○元圻案魏鶴山答丁大監糊書曰曾覩開精漢卿廣之說易須是識得辭變象占四字如初九潛龍云云此辭也有九則有六此變也潛龍即象勿用即占人謂本義專主占筮者此未識先生之意　原注引項說見項氏安世周易玩辭一　項氏周易玩辭自序曰易之道四其實則二象與辭是也變則象之進退也占則辭之吉凶也不知其象何以知其變不通其辭何以決其占

陽爲大陰爲小大畜小畜大過小過取陰陽爲義元圻案朱子語錄陽爲大陰爲小大過小過之類皆是以陰陽而言　宋蔡氏淵易象意言曰凡卦中陽爲大陰爲小陽利君子陰利小人大畜小畜大過小過皆取陰陽爲義又曰小畜者巽畜乾也大畜者艮畜乾也巽之主柔爻也艮之主剛爻也故小畜主四柔畜剛也大畜主上剛畜剛也又曰大者爲陽巽下兌上則兩陰包四陽陽數過焉故曰大過小者爲陰艮下震上則四陰包兩陽陰數過焉故曰小過

六爻有得有失唯謙三吉三利家人一爻悔亡五爻皆吉元圻案元曾氏道傳易學通變曰乾六爻不言吉無往而非吉也初九處之以勿用即初九之吉上九處之无悔即上九之吉二之見五

五之飛三四之无咎皆然蓋位或過於中而聖人處之則無不中位或失於正而聖人處之則無不正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者吉有大於此乎

漢書敘傳六世眈眈其欲浟浟原注首條注頤六四爻辭浟浟欲利之貌今易作逐逐子夏傳作攸攸顏注以浟浟爲欲利輔嗣以逐逐爲倘實其義不同集證釋文逐逐如字敦實也子夏傳作攸攸志林云攸當爲逐蘇林音迪荀作悠悠劉作跾跾云遠也說文跾音式六反○元圻案今本子夏傳亦作逐逐　王弼易注其欲逐逐尚敦實也

上蔡謝子爲晁以道傳易堂記後序言安樂邵先生皇極經世之學師承頗異安樂之父昔於廬山解后文恭胡公從隱者老浮圖遊隱者曰胡子世福甚厚當秉國政邵子仕雖不耦學業必傳因同授易書上蔡之文今不傳僅載於張積書文恭集後

康節之父伊川丈人名古字天叟元好彙　四庫書胡文恭集四十卷從永樂大典裒錄鈔出其書從文恭已佚矣　胡文恭公名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天聖二年進士歷官樞密副使以太子少師致仕文恭其諡也宋史有傳　朱子上蔡語錄後序曰先生名良佐字顯道學於程夫子兄弟之門篤志力行於從遊諸公間所見最為超邁　晁氏讀書志一部古周易解五卷古康節之父也世本范陽治平初卒於洛年九十七其學先正音文云

邵子觀物外篇曰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南而北則亂亂久則復北而南矣張文饒觀物外篇衍義謂先天圖圖在邵子皇極經世自泰歷蠱而至否自否歷隨而至泰卽南北之運數也聞見錄載邵子之言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蓋為聞杜鵑聲聲聞本作發也

陳忠肅謂重南輕北分裂有萌則以人事知之方樸山云以陰陽言　全云忠肅之說恐未然是時章蔡曾皆南人故重南是其私意然不必以南人用而遂致分裂也前此寇萊公以北人重北亦是私意

若王文正竟謂南人不可作相則唐之陸象先陸贄非南人乎○元圻案晁氏讀書志易類邵康節皇極經世十二卷又有觀物篇繫於後其子伯溫解陳氏振孫曰觀物外篇康節門人張崏子望記其平生之言雖十幾一二而足以發明成書者多故名外篇崏登進士第仕爲太常寺主簿　聞見錄曰嘉祐末康節行洛陽天津橋聞杜宇聲慘然曰北方無此物異哉不及十年其有江南人以文字亂天下者乎客曰聞杜鵑何以知之康節曰天下將治云云　聞見前錄二十卷邵伯溫子文撰康節子也南渡後官至利路轉運副使宋史入儒林傳　陳忠肅名瓘字瑩中沙縣人元豐二年進士徽宗朝歷右司諫權給事中紹興中賜謚忠肅彈蔡京疏曰絕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

歐陽公以河圖洛書爲怪妄東坡云著於易見於論語不可誣也語見東坡易傳南豐云以非所習見則果於以爲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爲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蘇曾皆歐陽公門人而論議不苟同如此元圻案歐陽公廖氏文集序曰秦焚書六經中絕漢興蓋久而後出諸儒因得措其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其怪妄之尤甚者曾子固洪範傳曰其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蓋易亦曰洛出書然而世或以爲不然原其說之所以如此者以非其耳目之所習見也天地之大萬物

之衆不待非常之智而知其變之不可盡也人之耳目之所及亦不待非常之智而知其不能遠也彼以非其所嘗見則果於以為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為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為是說者不獨蔽於洪範之錫禹至鳳凰麒麟元鳥生民之見於經者亦且以為不然執小而量大用一而齊萬信臆決而疑經不知其不可亦可謂惑矣　蘇子由撰東坡墓誌曰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梅聖愈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寘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　蘇詩王注子固名鞏南豐人嘉祐二年永叔知貢舉子固兄弟四人同登科

迂齋（閻按迂齋樓昉號全云昉東萊弟子）講易謂伏羲未作易之前天下之人心無非易伏羲既作易之後天下之萬事無非易又策問謂种明逸以易學名而其後世衡至師道累葉為名將郭逵以將帥顯而其後兼山（閻按兼山郭忠孝號）白雲（閻按白雲郭雍號）皆明易蓋易之為書兵法盡備其理一也

愚聞之先君云（閻按王氏玉海易云有未畫之易易之理有既畫之易易之書[illegible]唐薛仁貴亦有周易新注本義十四卷）

何云前語始察後語卑倣　全云丁寬及身爲名將何須至种郭而始悟

○元圻案种明逸名放洛陽人自號雲溪醉侯與節之易出於李之才之才受之穆脩脩受之种放放字之與傳世衡字仲平放兄子知環州卑以信結諸羌子古諤診皆有將材號曰三种世衡幼子誼知鄜州從軍殿擊殄戮未嘗負謗子朴朴弟師道字彝叔少從張子學金人南下加檢校少保靖難軍節度使聞命即行登汴大有經語數營金人致遊騎宗翰既聞增壘自衞建炎中追謚忠憲弟師中字端孺與金兵戰於榆次死之師中老成持重時稱名將謚莊愍　郭逵字仲通開封人治平二年以檢校太保領陝西宣撫使判渭州討平番部蕃介征等郭忠孝字立之逵之子受易中庸於伊川著易說號兼山先生郭雍字子和忠孝之子著傳家易說　薛仁貴撰易齋注本義唐藝文志著錄今佚諸家亦無引用其說者　漢書儒林傳丁寬字子襄梁人從田何受易學成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已東矣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

知識欲高明故效天操履貴篤實故法地　元圻案此眞西山書額齋記中語　横渠易說智極高故效天禮著實處故法地　朱子語類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著實又曰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法地

晁景迂述郭敏脩之言曰所以生生者智水不可不崇而禮火則卑之此卦之所以既濟也　原注養生之說陰升陽降

史記春申君說秦昭王引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戰國策作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今易未濟曰小狐汔濟濡其尾元圻案史記春申君列傳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爲辯使於秦上書說秦昭王云云

高宗伐鬼方後漢西羌傳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竹書紀年武丁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然則鬼方卽鬼戎與詩殷武奮伐荆楚朱子集傳云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愚按大戴禮帝繫篇陸終氏娶于鬼方氏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芈姓楚其後也可以證集傳之說全云漢人以鬼方爲西戎則非荆楚也卽如楚世家以季連爲鬼方之所自出豈得遂襲其號朱子之說似誤○元圻案竹書紀年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又武乙三十五年周公季歷伐西落鬼戎此係作武丁三十五年誤混二事爲一　史記殷本紀祖己嘉武丁之以祥

雉鳴遂立其廟爲高宗 詩小序殷武祀高宗也傳殷武殷王武丁也 晉書束晳傳咸和七年汲縣人發魏襄王冢得古書七十五卷中有竹書紀年十二篇今本二卷梁沈約注 水經注二十二世本曰陸終娶于鬼方氏之妹謂之女隤是生六子

未濟三陽失位程子得之成都隱者朱子謂火珠林已有蓋伊川未嘗看雜書 元圻案宋朱鑑輯文公易說曰伊川說未濟男之窮也爲三陽失位以爲斯義也得之成都隱者張敏夫說伊川之在涪也一日讀易有箍桶人以此問伊川伊川不能答其人云三陽失位故伊川記之不知此語火珠林已有蓋伊川未嘗看雜書所以被他說動了 朱子語類火珠林猶是漢人遺法 書錄解題卜筮類火珠林一卷無名氏今賣卜擲錢占卦盡用此書

虞翻夢吞三爻而通易陸希聲夢三聖人而捨象數作傳然翻未知言有序之戒希聲未知比之匪人之訓踐履與易相違 閻按陸希聲傳見唐書百十六陸質傳見唐書百六十八各爲一人希聲雖有在位無所輕重之文不似質黨韋執誼此云比之匪人似認陸希聲爲陸質不知一傳憲宗於東宮一相昭宗者 全云翻雖狂直不失爲貞士不似希聲由宦官而進用 又云閻注誤希聲事不載唐書本傳別見楊文公談苑及葉石林避暑錄話蓋希聲嘗授僧辯光書法後辯光以書供奉得幸希聲因祈使援

已斷以詩有云筆底龍蛇似有神天池風雨變逡巡詩言昔日不殢乎慾念當時游辯入雲光遂以其名達於中貴因得召用深寧所謂此之庸人也豈得以陸質蕭韋執誼而疑深寧之譌質為希聲耶○元所考三國志吳虞翻傳注別傳曰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又傳曰翻與張昭論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論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　陸希聲易傳自序曰予在終南初從右拾遺歲暮端居夢在大河陽曠野數百里有三人儼臥東首各長數丈有告者曰上伏羲中文王下孔子也三聖皆無言意中甚傳遞而寤寤後而思之河與天通圖之自來三聖衡列雜之象也天道無言示人以象天將以易道畀予乎由是考覈少小以來所集諸家註說貫以自得之理著易傳十篇

唐書陸希聲傳希聲通易春秋老子昭宗召為給事中拜一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無所輕重謚曰文　陸質傳質素善韋執誼方執誼時叔文竊威柄用其力召為給事中憲宗為太子詔侍讀質本名淳避太子名故改執誼懼太子咎己專故以質侍東宮陰伺意解釋左右之　晁說之以道易規曰虞翻夢吞三爻而通易陸希聲夢三聖人而指象彖作傳意去二子者可與言伏羲之易也翻乃蔽於互體為通希聲不出王輔嗣之藩籬哉

葉夢得避暑錄話上陸希聲所隱君陽山或曰頤山在宜興湖洑今金沙寺其故宅也方閒居時內供奉僧䛒光以善書得幸嘗從希聲授筆法而使援己乃以詩寄之云云䛒光即以名遂貴倖乃得召䛒光事亦見楊文公談苑國初去唐未遠猶有所傳聞文公之言宜信

張緒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伏曼容云何晏疑易中九事愚謂晏以老莊談易係小子觀朶頤所不解者豈止七事哉原注以義理解易自王弼始何晏非弼比也清談亡晉衍也非弼也范甯以王弼何晏並言過矣　何云平叔自言不解易九事見管輅別傳皆陰陽之占○元圻案南齊書張緒傳緒字思曼吳郡吳人也長於周易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所不解易中七事諸卦中所有時義是其一也　梁書伏曼容傳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少篤學善老易倜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　三國志曹爽傳南陽何晏鄧颺明帝以其浮華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復進敍任爲腹心晏等與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爲產業承勢竊取官物晏何進孫也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註晏字平叔　晉書范甯傳甯字武子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曰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僞而辨行僻而堅其斯人之徒歟　王衍傳衍字夷甫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衍妙善元言唯談老莊爲事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累遷太尉洛陽爲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語衍因勸勒稱尊號勒使人夜排牆填殺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

上坎爲雲下坎爲雨虞翻之說也（未見周易集解乾彖傳注）郭子和從之（原注坎在上爲雲故雲雷屯坎在下爲雨故雷雨作解○原注即郭雍傳家易說中語）女子貞不字謂許嫁笄而字耿氏（何云南仲）之說也朱文公從之（元圻案耿南仲字希道開封人欽宗時尚書左丞門下侍郎宋史有傳　經義考耿氏南仲易解義十卷存　說文字乳也虞仲翔解作姙娠程傳從之藥給事紹棬云　正定王定柱曰女子貞不字連貞字爲文當從笄而字之訓爲長）

咸之感无心感以虛也兌之說无言說以誠也堯之於變時雍孔子之綏來動和其感至矣文王靈臺之樂宣王雲漢之憂（閻按初刊本作喜）其說深矣

德非日新不足以言盛義非入神不足以言精

館閣書目周易元包十卷唐衛元嵩撰今按楊楫序（序作於徽宗政和元年結銜稱素議郎知漢州什邡縣事）云元嵩益州成都人明陰陽歷

算獻策後周賜爵持節蜀郡公武帝尊禮不敢臣之北史藝術傳蜀郡衛元嵩好言將來事不信釋敎嘗上疏極論之全云據隋書經籍志則元嵩沙門也而不信釋敎誤矣書目以爲唐人誤矣元圻案崇文總目解題易類元包十卷唐衛元嵩撰秘書少監蘇源明傳曰門助教趙郡李江注其書以八卦爲八篇先坤次乾次兌艮離坎巽震又日錄新中興館閣書目三十卷秘書監臨海陳騤叔進等撰淳熙五年上之大凡著錄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　張行成元包數總義曰楊子雲太元其法本於易緯卦氣圖衛先生元包其法合於火珠林卦氣圖之用出於孟喜章句火珠林之用出於京房　唐李江衛氏元包序曰包者藏也言善惡是非吉凶得失皆藏乎其書也六五經而四三易雖太元眞之與京　經義考二百七十載釋道宣曰衛元嵩本河東人遠祖從宦遂家於蜀梁末爲僧佯狂放蕩周氏平蜀因爾入關

揚雄覈靈賦曰大易之始河序龍馬洛貢龜書劉牧謂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何云子雲傳本自序止於四賦覈靈或出依託何足據乃欲持以斷此等大公案耶○元圻案覈靈賦語見文選陸倕石闕銘注　晁氏讀書志劉長民易十五卷皇朝劉牧撰仁宗時言數者皆宗之則況爲序

又鈞隱圖三卷劉牧撰皆易之數也凡四十八圖并遺事九有歐陽永叔序而其文殊不類　漢書揚雄傳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少好辭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宏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贊曰雄之自序云爾　禮緯含文嘉曰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此劉牧之說所本

曾子固爲徐復傳云康定中仁宗命講易乾坤旣濟未濟又問今歲直何卦西兵欲出如何復對歲直小過而太一守中宮兵宜內不宜外仁宗嘉其言與林瑀同修周易會元紀今考侍講林瑀上會元紀推帝王卽位必過辟卦而眞宗乃得鄉卦每開說皆諂諛之辭緣飾以陰陽賈昌朝奏瑀所學不經不宜備顧問遂絀之復與瑀同脩不經之書不可謂知易也荀子大畧篇曰善爲易者不占　元圻案曾子固徐復傳曰復字

希顏興化軍莆田人博學於書無所不讀又曰歲餘因求東歸仁宗祕以來
皋鶡號沖晦處士因家杭州以周易太元授學者　葉石林曰爲松嶺復故
居也　宋王偁東都事略曰復字復之與郭京同召對問以天時人事復舉
京房易卦推今年所配年月日時當小過剛失位而不中宜在強君德　李
燾長編一百三十一仁宗慶歷元年四月建州布衣徐復賜號沖晦處士復
初舉進士不中退而學易自筮知無祿遂亡進取意游淮浙間范仲淹過潤
州見復問曰今以卦衍占之四方無與變乎復對西方當用兵推其日月後
無少差於是與郭京俱召見帝問天時人事對曰以京房易卦推之今年所
配年月日當小過也剛失位而不中其在強君德乎帝問變故與前世何若
對曰如唐德宗居奉天時常驚曰何至此復曰雖然君德不同德宗好功利
欲以兵伏天下其德與凶運會故奔走失國僅乃能免陛下慈儉仁恕不難
居已容納西羌之變起自元昊陛下不得已應之時與德宗同而德與之異
卦氣雖不祥無他也不久定矣帝稱善又一百三十五仁宗慶歷二年二月
太常博士天章閣侍講林瑀落職通判饒州先是瑀奉詔撰周易天人會元
紀其說用天子即位年月日辰占所直卦以推吉凶且言自古帝王即位必
直乾卦若漢高祖及太祖皇帝皆是也書成上之及是瑀又言上即位其卦
直需其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燕樂臣願陛下頻出宴遊極水陸玩
好之美則合卦體當天心矣上駭其言賈昌朝劾奏瑀儒士不師聖人之言
專挾邪說罔上聽不宜在經筵上乃謂輔臣曰人臣雖有材學若過爲巧僞
終涉形跡遂罷絀瑀　王介甫賈魏公碑曰公諱昌朝字子明姓賈氏開封
人天禧元年召試同進士出身節度鳳翔加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公諡曰
文元　經義考易類徐氏復林氏瑀等周易會元紀佚閩書瑀莆田人舉天

聖二年進士

介于石古文作砎晉孔坦書曰砎石之易悟何云說文下引易作砎○元圻案釋文古文作砎鄭古八反云謂磨砎也馬作扴云觸小石聲　晉書孔坦傳坦字君平成康元年石聰寇歷陽王導爲大司馬討之請坦爲司馬會石聰遣使請降坦與聰書曰知將軍忿疾醜類翻然同舉承聞欣豫慶若在己何知幾之先覺砎石之易悟哉又桓溫傳砎如石焉所以成務　朱子語類云介于石言兩石相磨擊而出火之意蓋從古文作砎讀爲戛本義云其介如石則從侯果假如堅石不可移變之說　說文無砎字何注說文當是釋文之誤

坤曰早辯解曰夙吉治之於未亂爲之於未有在周子謂之幾在張子謂之豫元圻案周子通書誠幾德篇誠無爲幾善惡　張子正蒙神化篇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　周子字茂叔春陵人知南康軍酷愛廬阜買田其旁築室以居號曰濂溪二程子師之　張子字子厚長安人學古力行篤學好禮爲關中士人所宗所謂橫渠先生者也

程子易傳晚始授門人止齋閣按止齋陳傅良號全云陳傅良字君舉春秋後傳

亦曰此身後之書劉道原名恕全云謂柳芳唐歷本皆不同由芳書未成而傳之故也

閻案晉書孫盛傳著晉陽秋咸寧良史諸子私改之盛初寫兩定本寄慕容儁後孝武亦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太平寰宇記高句麗國書籍中有晉陽秋安得今日有人向彼國購得乎○元圻案楊龜山程子易傳跋曰伊川先生著易傳未及成書而先生得疾將啓手足以其書授門人張繹未幾繹卒政和之初予友謝顯道得其書示予乃始校定去其重復踰年而始完・樓攻媿止齋春秋後傳序曰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止齋陳公傅良之所著也鑰從止齋遊雖不得執經其門嘗深叩之因在西掖時始以隱公後傳數篇相示爲道春秋之所以作左氏之所以有功於經者其說卓然未幾去國而鑰亦歸朋友之來必以此書爲問雖親炙之者趣以請則曰此某身後之書也既不幸卒於嘉泰三年而此書始出於詢中　司馬溫公劉道原十國紀年序曰道原好著書其成者十國紀年四十二卷包犧至周厲王疑年譜共和至熙寧年略譜各一卷資治通鑑外紀十卷餘皆未成亦未以傳人曰今柳芳唐歷本皆不同由芳書未成而傳之故也期於瞑目然後傳　劉道原筠州人渙子舉進士官秘書丞與司馬溫公同修資治通鑑　唐書柳芳傳芳字仲敷蒲州河東人開元末擢進士第直史館坐事徙黔中時高力士亦貶巫州因從力士質開元天寶及禁中事倣編年法爲唐歷四十篇頗有異聞　范甯穀梁傳敘曰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亦此意

易緯辨終備曰煌煌之燿乾爲之綱合凝之類坤握其方雄雖咗吟六節搖通萬物孳甲日營始東六節蓋謂六子日營始東震也三箋方心醇粹然云咗音匣張口也○元圻案 四庫全書總目易類易緯辨終備一作辨中備馬氏經籍志稱爲鄭康成注而著錄者一卷今永樂大典所載僅寥寥數十言已非完本

東坡曰左氏論易唯南蒯穆姜之事爲近正原注知莊子曰師出以律有律以如已也杜預注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亦格言也○元圻案南蒯事見昭公十二年穆姜事見襄公九年知莊子語見宣公十二年

天地未嘗一日無陽亦未嘗一日無君子故十月爲陽純坤稱龍朱子曰復之一陽是坤卦積來一日一生一分至十一月一陽始成元圻案漢上易坤文言陰疑於陽必戰節傳十月純坤用事而稱龍者天地未嘗一日而无陽亦未嘗一日而无君子爲其純陰嫌於无陽也故稱龍也 詩采薇歲亦陽止箋云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於无陽故以名此月爲陽 朱子語類剝盡爲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自坤中積來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一

日生一分則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也

困九五曰利用祭祀李公晦謂明雖困於人而幽可感於神豈不以人不能知而鬼神獨知之乎 原注愚謂孔子云知我者其天乎韓子云惟乖於時乃與天通不求人知而求天知處困之道也○元圻案真西山讀書記三十三載李公晦困齋說曰困之爲卦二五皆剛而得中爲賢人君子成德於內之象而外爲三陰所掩蔽而不獲施言而不見信可謂困矣然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其身可屈而其志不可奪安於義命類乎其處順也然明雖困於人而幽可感於神卦爻它皆無所利而獨利祭祀豈不以人不能知而鬼神獨知之乎 韓文公詩見送窮文 經義考九十四李方子禹貢解下引邵武府志曰李方子字公晦光澤人朱子高弟自號果齋嘉定七年進士第三寶慶二年眞德秀袁甫取所著禹貢解以進特授朝奉郎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貳用缶在險之時用禮之薄 說本朱子

它爻之言酒者三需九五需于酒食困九二困于酒食未濟上九有孚于飲酒卦皆有坎文王周公

以酒誥戒其象見於易其言詳於書三爻皆陽剛制之意也元圻案謝叠山易說曰坎爲水爲險爲藥水之險毒者酒也

莧陸夬夬項氏玩辭曰莧音丸山羊也陸其所行之路也猶鴻漸于陸之陸兌爲羊在上卦有山羊之象愚按說文艸部莧山羊細角也從兔足首聲讀若丸寬字從此徐鍇按本草注莧羊似麢羊角有文俗作羱元圻案宋羅泌路史後紀注引孟喜章句曰莧陸獸名夬有兌兌爲羊也周易集解引虞翻曰莧夫子莞爾而笑之莞　爾雅釋獸𪊨大羊郭註𪊨似羊而大角圓銳好在山崖閒又羱如羊註羱羊似吳羊而大角角橢出西方　四庫全書總目易類周易玩辭六卷宋項安世撰安世字平甫松陽人事蹟具宋史本傳又小學類說文繫傳四十卷南唐徐鍇撰鍇字楚金廣陵人官至右內史舍人宋兵下江南卒於圍城之中事蹟具南唐書本傳

聖人不以位爲樂也董子語在易謂之虎尾在書謂之朽

索深淵

先甲先庚吳祕注法言云周禮治象挾日而斂之鄭司農云從甲至癸謂之挾日是以易稱先甲三日先庚三日皆爲申命令之義獨取甲庚者以甲木主仁示其寬令也庚金主義示其嚴令也元圻案吳祕法言注今佚其說見於司馬溫公法言集注　周禮天官注作從甲至甲謂之挾日王義曰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者破諸家從甲至癸謂之挾日通也若從甲至癸而有癸日不得通挾故以從甲至甲言之　鄭康成周禮注序曰世祖以來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衆皆作周禮解詁　周易義海撮要睦希聲曰甲者德政也蠱以四德創制象言其正曰先甲後甲所以原始要終也庚者刑政也巽以小亨申命故爻言其變曰先庚後庚所以信而審之也甲出也庚更也以庚變甲天之道也先後三日使知其意審其令也

程子謂學易先看王弼余謂輔嗣之注學者不可忽也於乾九三曰乾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亢龍之

悔坤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龍戰之災上九當作用九曰
夫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物之所不與也以柔順
而爲不正則佞邪之道也故乾吉在无首坤利在
永貞於文言曰進物之速者義不若利存物之終
者利不及義又曰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
人則國可知矣又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於
坤曰方而又剛柔而又圓求安難矣初六曰陰之
爲道本於卑弱而後積著者也故取履霜以明其
始陽之爲物非基於始以至於著者也故以出處
明之則以初爲潛於小畜上九曰大畜者畜之極
也畜而不已畜極則通是以其畜之盛在於四五

至於上九道乃大行小畜積極而後乃能畜是以四五可以進而上九說征之輻於大有六五曰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於豫初六曰樂過則滛志窮則凶豫何可鳴於觀上九曰觀我生自觀其道者（今汲古閣本脫者字）也觀其生爲民所觀者也於賁六五曰賁于束帛丘園乃落賁于丘園帛乃戔戔用莫過儉泰而能約故必吝焉乃得終吉也於復曰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也於頤初九曰安身莫若不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於家人初九曰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

之則悔矣九三曰行與其慢寧過乎恭家與其瀆寧過乎嚴上九曰凡物以猛爲本者則患在寡恩以愛爲本者則患在寡威故家人之道尚威嚴也於睽上九曰見豕負塗甚可穢也見鬼盈車吁可怪也先張之弧將攻害也後說之弧睽怪通也往不失時睽疑亡也貴於遇雨和陰陽也陰陽既和羣疑亡也於蹇初六曰處難之始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覩險而止以待其時知矣哉於萃之象曰聚而无防則衆生心（今汲古閣本作心生）於漸上九曰進取高潔不累於位无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峩峩清遠（案唐史徵周易口訣義引作峩峩清奇）儀可貴也於中孚上九曰飛音者音

飛而實不從之謂也於小過六五曰小畜尚往而亨則不雨也小過陽不上交亦不雨也何云程傳中所取輔嗣之說甚多厚齋則但就其格言錄之　方樸山云程子不論象不論卦變皆斫說也○元圻案程子與金堂謝湜書謂易當先讀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

乾稱父原注純陽　坤稱母純陰　震長男陽在初　巽長女陰在初　坎中男陽在中　離中女陰在中　艮少男陽在末　兌少女陰在末

知之崇必欲其效天義之精必欲其入神元圻案此眞西山學友堂記文語

蒙之養正察乎微頤之養正先乎近元圻案眞西山爲莆田王實之作養正堂記曰蒙之爲義取物之穉而言泉之涓涓始出於山其流未達在人則善端之萌有動於中不可以不養也養之以正天理於是乎周流一有閒之其不塞斷爲寡矣此學者作聖之功終身由之而不可斯須舍者若頤之爲義在天地則養萬物在聖人則養賢以及萬民功用至博大也而象獨以言語飲食爲言蓋已得其養然後可推以及人未有不先成吾身而能達之天下者也白圭有詩南容復之金人有銘孔門識之可不謹乎三爵之過猶爲非禮萬錢之奉適以賈禍可不節乎即二卦而言則蒙之養也察乎微頤之養也先乎近始于學終于成德則微者著矣修之身被之萬物則近者遠矣

家人卦辭曰利女貞男正易女正雖二南之詩以化行閨門爲極致上九之象曰反身之謂也身正則家正矣元圻案谷永曰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郭氏傳家易說曰齊家自夫婦始故舜觀厥刑于二女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然則利女貞者又家道之本也

蒙之初曰發家人之初曰閑顏氏家訓教兒嬰孩教婦初來元圻案顏氏語見教子篇司馬溫公家訓用之湯誠齋易家人初九傳婦訓始至子訓始稚蓋本於此　北齊書顏之推傳之推字介瑯邪臨沂人也除黃門侍郎齊亡入周大象末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爲學士撰家訓二十篇陳直齋曰古今家訓以此爲祖

何云劉屏山云愚夫昧易才士曰易賢人玩易聖人忘易凡無得於心而摭其獻者曰易也非獨能言而不能行之謂此卷其諸曰易乎○元圻案書錄解題屏山集二十卷通判興化軍崇安劉子翬彥沖撰父韐兄子羽子翬以蔭入仕朱文公其門人也　何氏所引屏山語在聖傳論第七篇

己未冬日謁曹侍郎秋岳先生於集福精舍先生教之曰宋說家之書莫如洪容齋王伯厚爲儼然附學紀聞條理尤爲秩然不可以不亟讀也退而謹識於硯匣至丙寅遊山陽乃於書肆中得之詁說之益真非一二可竟南北奔走亦未嘗不偕也丙戌春爲故友閻百詩先生校此書付之開雕因加重

閻記諸第一卷之尾何焯書

全云何氏之言足以發世之讀易者然深寧此卷當分別觀之其中有反復於陰陽消長治亂之故者是有得於上下千古而感慨於身世以出之者也安得謂之口易乎其中有無當於大義者則置之可耳何氏篤信其師傳之易以彼其師果能行耶果有得於心耶前輩未可輕議也

男忠錫孫 孝濬 孝翰 校字

困學紀聞注卷一 終